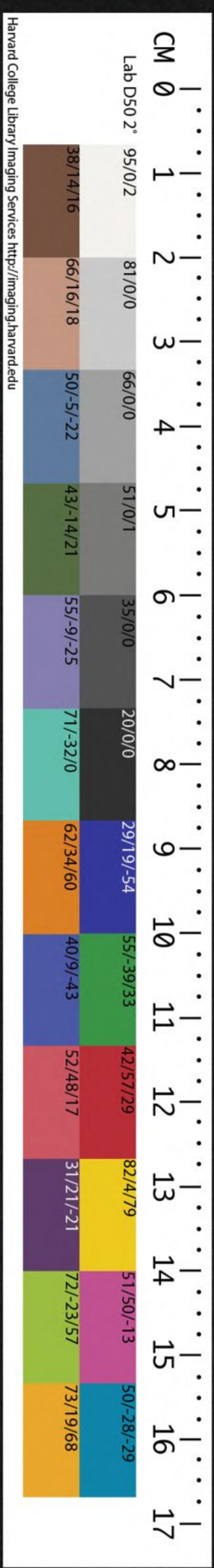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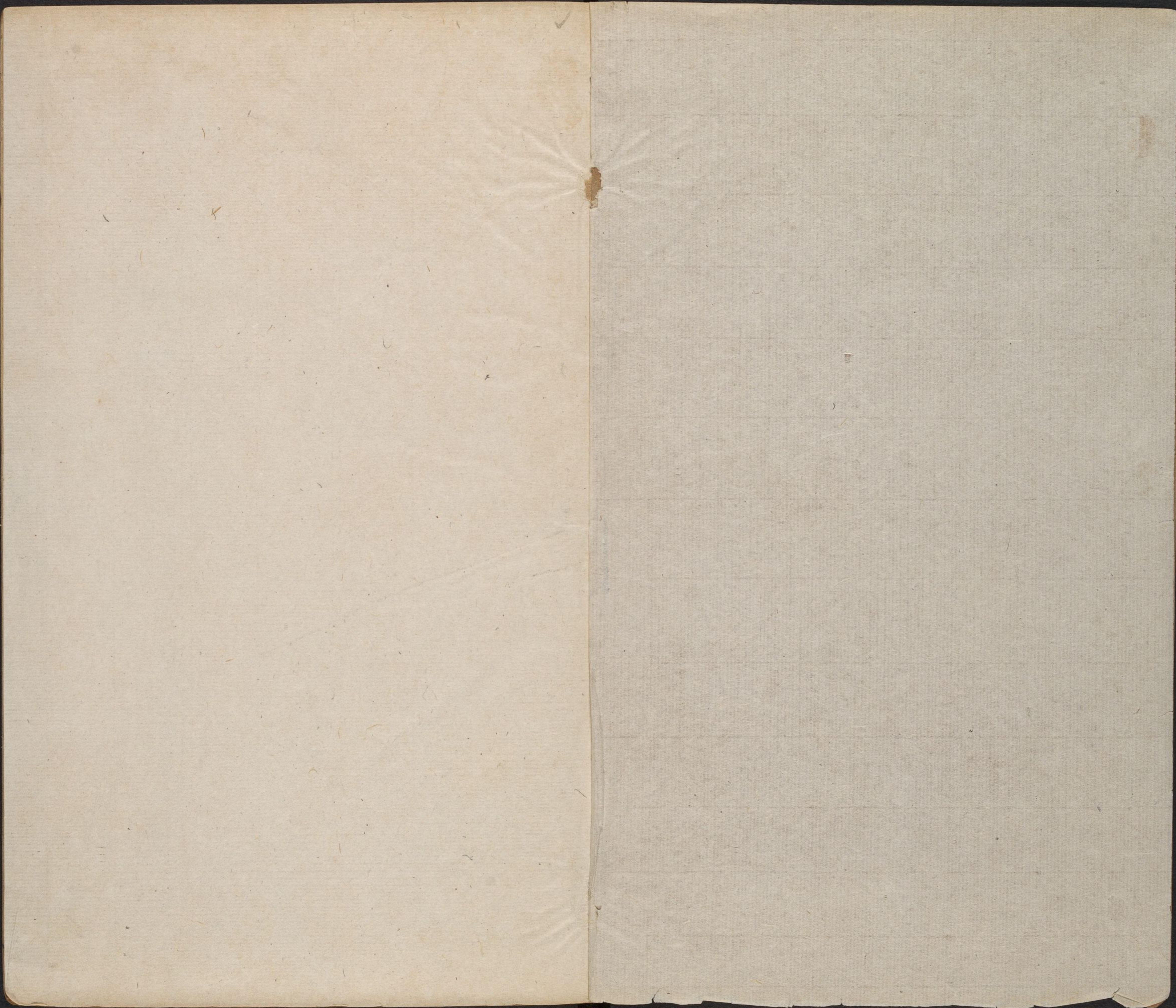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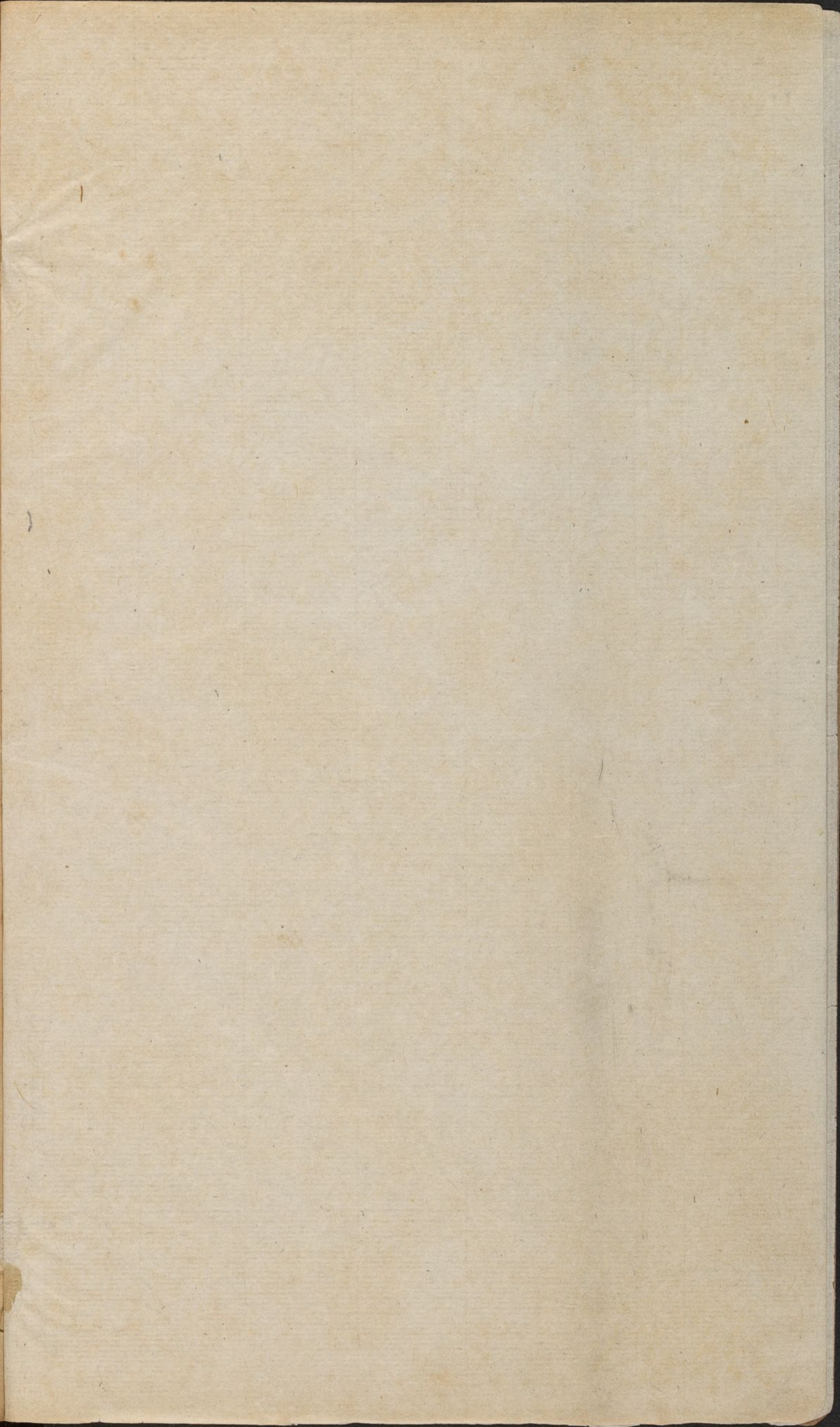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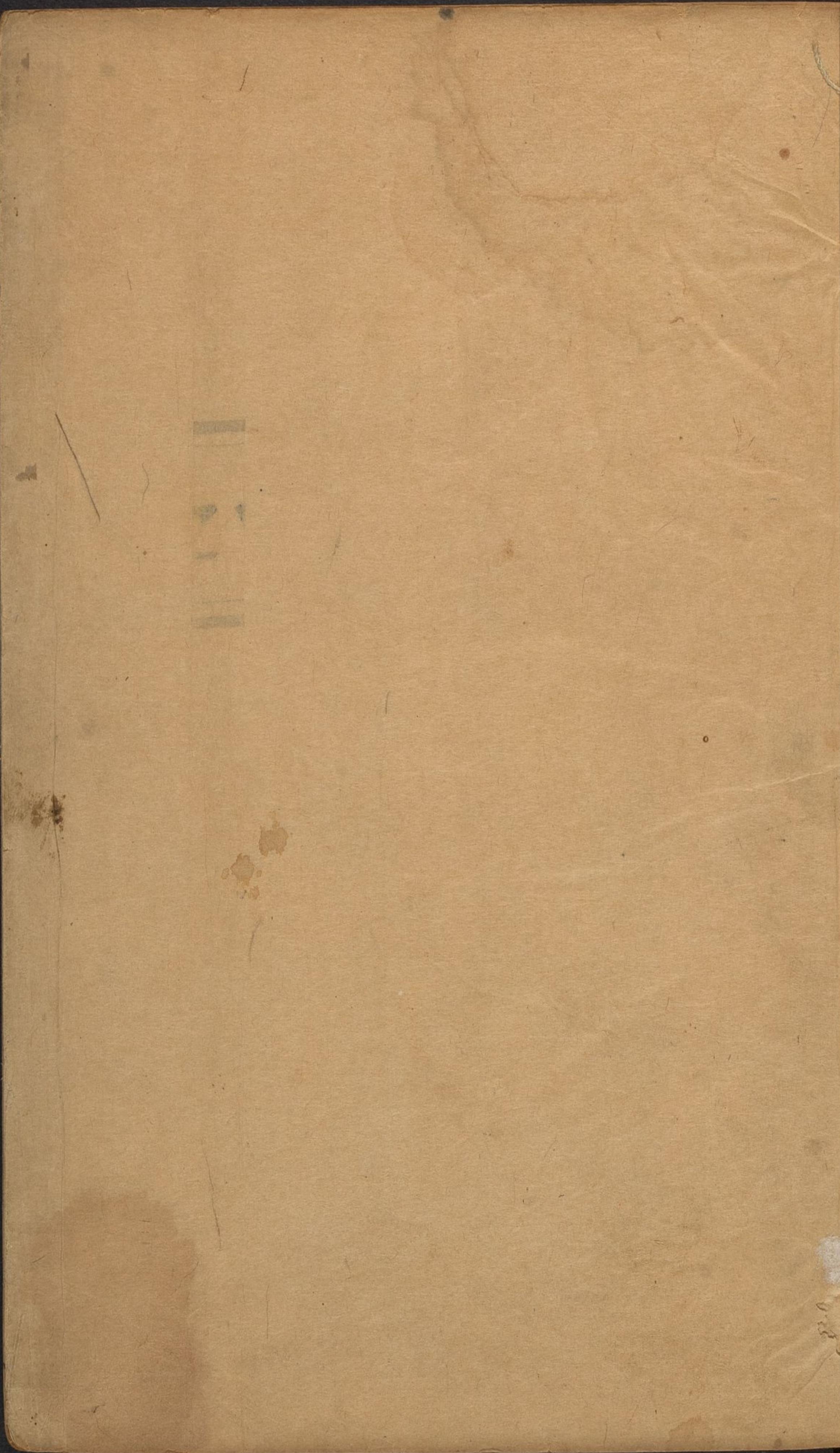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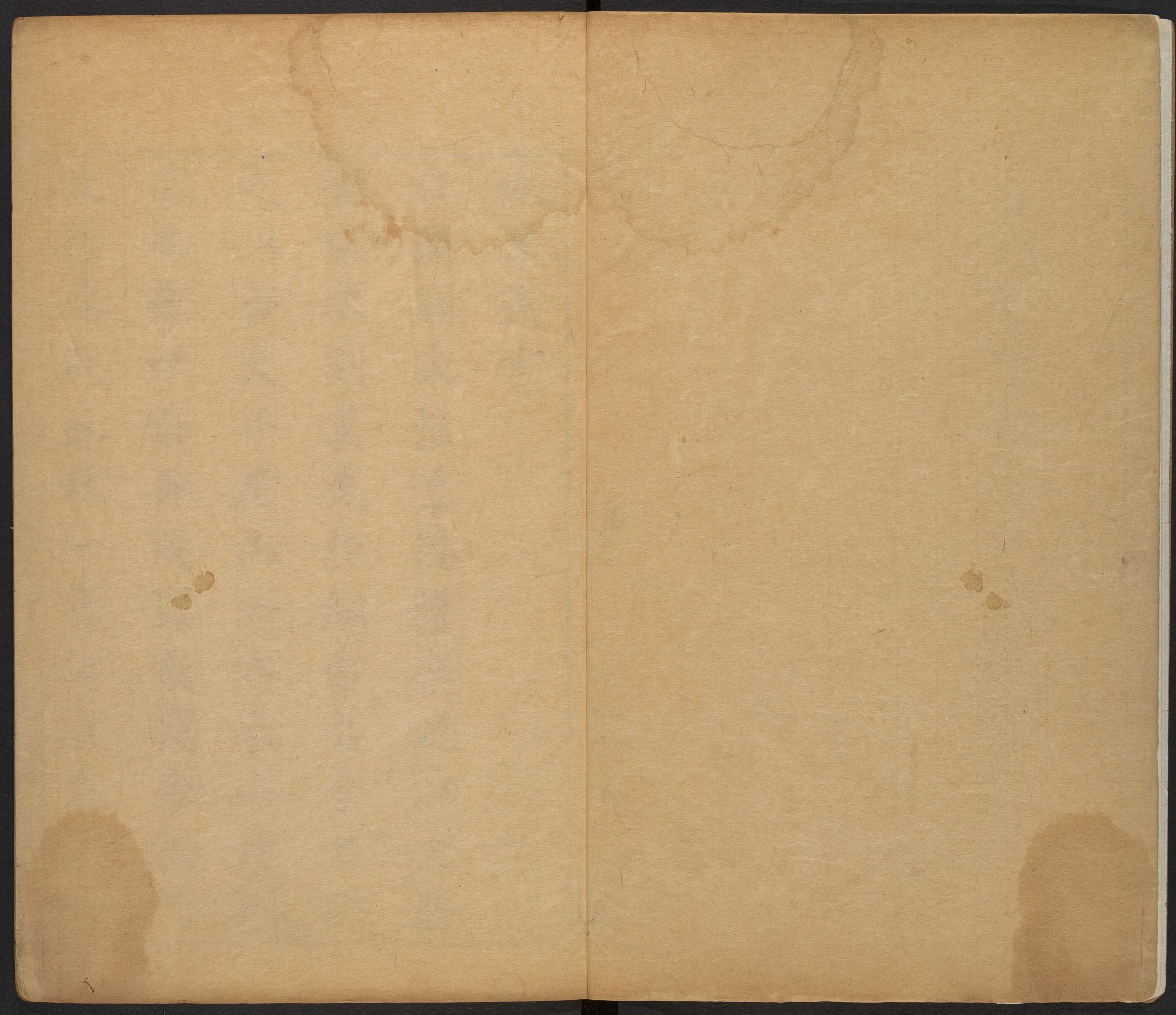
T2560/097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6 1966









叙季漢書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自開闢來惟道德禮樂足以主持
世宙次則莫先於綱常名分之際
夫以吾夫子尼山一布衣而於刪
定之後不計知我罪我擅帝王之
大權亟成春秋一書何哉慮後世

之以位襲天者恒以世權侵道權
以情掩法者又以私意干公議深
為人心千百世立防也聖人作則
賢者取衷焉經厥志者惟紫陽朱
氏庶足後先焉下是則取裁各溺
其說擬人不於其倫是非之無定

案也久矣然邪正之易辨猶薰蕕
禾莠也而徃徃不能必之於賢智
如卓之惡也無不腐心而乃下中
郎之泣莽之罪也幾於滔天竟來
子雲之頌至今為千古誚端雖然
高文潔尚二君於有漢不數數者

一時嚮往彼固自有卓識隱衷胡
敢臆為短長至若操之與儻其為
賢奸別之不啻黑白而壽後以晉
承魏禪昧推魏適以尊晉之義乃
遂庶昭烈而嫡魏武黨之而申臣
子之私願可也黨之而亂帝王之

統紀不可也黨之而盡致若委質
之分可也黨之而開竊鈎問鼎之
端不可也惜其自晉以迄於今曾
無有起而釐之者不過謂其叙事
簡質有足繼史漢之緒重以裴氏
之注益為執林推許彤管之玷關

反置不問不幾大繆戾乎新安謝
少連氏淹通好古於歷世之史靡
所不窺扼腕壽志閱有年所於是
尊昭烈為正統夷魏吳為世家他
如諸臣屬蜀者稱內屬魏吳者稱
外葉李諸公序之詳矣其間安條

置例犁然當人心而洽公論披而
讀之覺日月為之清朗也允為一
代之良史哉僕業梓司馬氏及班
范諸史矣每竊謂中山寔出漢系
且君臣之際穆乎有三代之遺風
用歸漢統於德於理奚憾亟梓固

借夙志且始終漢世一代之史云

錢唐鍾人傑撰



季漢書序

季漢書者新都謝生少連取陳壽三國志而更張之以蜀爲漢以吳魏爲世家以其臣爲外傳以無所附麗者爲載記爲雜傳以系于漢者爲本紀爲內傳蓋純然以正統予漢以僭竊斥吳魏矣稱季漢者以楊戲有季漢輔臣贊及後主謚忠武詔策言建殊勲于季漢也書雖因于陳氏而其所錯綜擬議辯名實覈是非酌豐約審微闡不但竊取其義而且損益其辭則少連氏之所苦心極力歲十更而草屢易信陳氏

之忠臣而史家之正印矣書成將懸之國門而先以
示余曰子史官也史之瑕瑜得失于子衷焉能無爲
吾一言余受而讀之歎曰漢魏之際世運一大變也
蓋自漢而前得天下者有征誅而無篡弑間有篡弑
亦名之曰篡弑耳至魏氏父子幽繫其君戕其君后
而奪之位乃自詭于禪讓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歷
五季唐宋凡竊國之盜皆祖其術以唐虞聖帝揖遜
之盛舉爲亂臣賊子攘奪之先資恬然相襲不知怪
也故夫漢以上篡臣少以其跡顯而其勢有難以徑

遂漢以下篡臣多以其機秘而其辭有可以諱避此
操丕之逆爲千古之魁首也以吾夫子春秋之法律
之其爲誅討不知當何如者而陳氏徒以魏晉相承
之故乃使其正帝號承漢統偃然得附于神明之祚
而涑水復以其私伸魏而抑漢史家謬戾至此極矣
襄陽紫陽後先矯正于是魏氏父子拙而所謂漢統
帝號神明之祚者舉而歸之中山之帝裔偏安一再
傳之蜀而世共稱快也然陳氏之書世稱其簡質善
叙事自史記兩漢書外此爲巨擘徒以統緒舛錯爲

正論所不滿而其所爲三國之名稱鼎足之基業臚
列瓜分于一家之言者卒莫之能合以故操丕之罪
若誅而不盡誅而赤帝如綫之緒寄于蠶息之區四
十餘年而不墜者若伸而不盡伸今謝生此書行于
是魏氏父子愈詘國不三而足不鼎向之臚列瓜分
者較然辨黑白而定一尊而世愈稱快也嗟夫此豈
一人之私一已之見足以易千百年來天下人之耳
目哉綱常禮義之在人心不可磨滅故雖其人之智
力雄暴能劫奪神器一旦加之以甚醜而不得不受

雖其人之困敗危弱不能自存一旦抗之以甚尊而
亦不得不受此天道也蓋周之東遷至孱矣號令所
及百里而近然夫子必尊而奉之列國僭王之上而
春秋一書蘇氏徒知其以天子之權予魯耳不知夫
子蓋慮夫射肩問鼎之徒或斬周之祀而魯爲文武
之子孫卽起而繼周無不可者故曰吾爲東周不言
魯而言周此春秋之微指也善夫謝生之言曰孝獻
昭烈一可當周之赧一可當周之魯彼吳魏者不過
秦之惠文越之句踐而已以此斷三國事真與春秋

合矣而或者猶以封疆之大小統馭之完缺爲疑至
近世趙文肅著統論乃謂三國旣裂九圍不綱昭烈
雖賢史臣不能先天而與人以統若深病朱元晦帝
蜀之非者亦獨何哉然則謝生者又紫陽之功臣也
抑余於是有深慨焉宇宙間惟治統道統相提爲兩
大事治統紊則亂賊肆道統紊則異端猖狂其害均
也而道統之害及于人心世道者尤甚今正教衰微
諸以詩書起家號稱孔孟弟子者皆推崇二氏貶抑
尼山使洙泗之真傳幾等炎劉之厄而流沙天竺家

言其凌駕吾道不啻如吳魏之抗衡也其爲誕謬乖
刺寧不千百于陳壽哉儻有如謝生者鋤而闢之斷
斷乎春秋之所予也余愧未能余日望之矣福清葉
向高撰

季漢書序

昔宋涑水氏纂述資治通鑑嫡魏庶昭烈正統淆襍
識者譏焉其原蓋出于陳壽壽之爲三國志也個然
以正統予魏壽晉臣也晉承魏禪尊魏所以尊晉也
然其書尚以三國爲名三國敵體之稱也壽亦心知
漢統之必不可奸而其勢又不能不尊魏故特存敵
體之名以見意然使後世懵然于嫡庶之辨而因以
開夫亂臣賊子竊鉤問鼎之謀則壽寔爲戎首矣新
都謝生少連蚤窮五車博綜群史謂陳氏予奪舛謬

不可以訓世於是發憤著書窮年矻矻數易稿而始就其書以嫡統予昭烈以支庶分魏吳作孝獻昭烈後主三帝紀以明一尊而以諸臣之翊戴漢室者爲內傳以附之作魏吳世家以明僭竊而各以其臣之推波助瀾者爲外傳以附之又作袁呂諸雄載記以存一時崛起之跡而亦各以其臣之追非孰惡者爲雜傳以附之名之曰季漢書蓋取後主詔策之文并楊戲所作季漢輔臣贊而定名也其思苦其力深其文錯綜離合于陳氏舊史并裴氏舊註故簡質而不俚其事貫穿上下于范曄習鑿齒以及張敬夫朱考亭之紀述故詳贍而有體不特可以糾陳壽之謬亦可以正涑水氏之失不特可以正涑水氏之失亦可以竟劉知幾范祖禹謝翱諸君子未竟之業斯不亦稱藝林之鴻寶史家之正鵠也哉而謝生又言季漢四十餘年君臣行事紀載尚虞踈漏而武侯勲樹爛焉南服嘗擬西走蜀南走滇歷覽遺踪并及金石殘文或故老口實庶幾採掇一二舊事以補成書闕略余聞其言喑喑歎賞蓋謝生力以明統緒刈僞亂爲

已任故用意詳密若此非夫世之苟且一編以幸終
事者所可匹埒也西京王圖撰

季漢書序

三代後漢高帝得天下最正而裔孫光武繼之昭烈
又繼之正統相承無可疑者陳壽作三國志帝魏寇
蜀後至涑水大儒因仍不改朱子綱目始黜魏尊蜀
而志猶如故新安謝少連釐正之爲季漢書其凡四
十四其荅問二十二其正論五其文則陳其事則蜀
魏吳其義則取之朱子矣余竊論陳壽非以魏黜漢
蓋以漢媚晉也魏政在司馬三世漢亡二年晉遂代
魏魏何能亡漢亡漢者晉耳晉有亡漢之實魏有亡

漢之名抑魏是抑晉也故陽以寇蜀之名予魏而陰以代漢之功尊晉晉習彥威謂三國蜀爲正魏爲篡晉文平蜀漢亡而晉始興彥威晉臣也不遽亡漢於魏篡之後而以繼漢爲晉重陳壽漢臣也居漢於魏吳之下而以漢賊爲真主權假漢年編作魏紀則諱矣漢亡後魏擁虛號二年彥威削之而直繼漢漢獻帝改元延康其冬魏篡漢明年夏昭烈改元章武非有晉魏二年之隔也以方兩漢非有高后孺子新莽更始之間也而志於漢始興曰輒疎斥之首二牧次

先主則諱矣漢將亡而公孫淵稱紹漢漢亡四十二年而劉淵自詭漢甥稱漢王謚後主懷帝其年李雄據蜀至孫壽更號漢改元漢興署昭烈曾孫玄安樂公以嗣後主兩漢繫天下人思昭烈繫蜀人思夷狄盜賊援附之而身爲蜀人漢臣者寇視之則諱矣且也旣帝魏而予之統彼篡魏者非晉耶曹髦之弑與夫曹奐之禪也豈細故耶而一切諱之其與何以可尊其亡何以可蔑首尾相謬予奪無據則諱矣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郤正祕書郎蜀史臣也成都景

星羣鳥墮江秭歸益州望氣蜀史事也王幼遠蜀書
壽良集諸葛忠武事其兄諸子多爲先達及文士傳
蜀文獻也而云忠武不立史官致蜀事寥寥將誰欺
乎志希利達反面事讐孔明思遠父子祖孫皆以忠
死心所愧憤妄加非刺則諄矣王沈魏書假回邪以
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求容國志固一類也而竟
以魏志失荀勗歡蒙議再廢譙周逆料其當被損折
未爲不幸信哉初以鄉人鄭伯邑之屬傳巴蜀耆舊
不足經遠合爲益部傳十篇文立表呈晉武善之已

爲古國志五十篇品藻典雅可以博名矣惡用此蛇
足爲也旣卒而詔有司就家寫其書書祕藏於家以
俟身後卽直言何傷而令張華夏侯湛輩先見之何
自銜之亟也小有才者爲才所使更不勝好名好利
之私而名與利終兩失之尊魏而魏不見德媚晉而
晉不見收開罪本朝貽譏後代史通目以凶人投畀
豺虎惜哉陳壽之不善用才也夫惟正人然後知君
臣之正義知正義然後知帝王之正統知正統然後
知聖賢之正史周衰天子下堂守府諸侯射肩問鼎

而孔子作春秋必以王人冠諸侯上符盟叛弑往往
微顯闡幽正君臣大義於一字間亂賊懼不得肆功
與帝王爭烈孔子之道不明千有餘年而宋儒紹述
之朱子法春秋辨漢魏邪正維持世道迄乎今茲
明興得天下正統與漢同而儒者誦法孔子與宋同
少連朱子里中後學其爲是書淵源遠矣惜哉陳壽
之生不逢時也或謂朱子已撥亂反正少連無復爲
煩是不然涑水以司馬裔曲筆朱子敬事先進不嫌
翻異今何嫌於陳壽邪正不竝立有如口實涑水則

紫陽之正議晦革陳壽以翼朱子翼朱子以宗孔子
可但已乎真誥載曹操北君太傅人罕傳道而頃日
文士爲四聲猿曇花記掠立無間獄觀者雖婦孺快
心焉少連增此公案辭連陳壽威鈇鉞而撻市朝無
論孔經朱史鏡謝陳得失之林有餘懼矣不佞故忝
史官讀其書愞然而因爲之序其或躡尋之夫夫拾
棄滓唾核者也不敢不發舒南新市人李維楨撰

季漢書序

夫子于易詩書禮樂均任其述而獨作春秋故曰吾志在春秋也顧當其時周室衰矣異姓諸侯置弗論矣諸姬之國吳強而盟會不通晉強而政權不一亦姑舍是魯雖弱姬實秉周禮且有舊史可以取裁矧是周公之胤而同姓諸侯之大宗也故又曰吾舍魯奚適矣于是以天王尊周以宗國主魯以列國賓諸侯而春秋成焉弟子左氏乃爲之傳爰肇編年之體其後荀悅袁宏張璠鄧粲各以一代之史遵之迄漶

水氏考亭氏方合歷代之史而成通鑑綱目矣司馬遷崛起立家特創列傳之體而班范以下諸史又遞遵之陳壽亦其儔也夫三代而下漢得天下爲正卜世歷年強半于周雖至三國鼎分而孝獻虛位猶號天王昭烈偏安猶稱帝胄若在周季一則爲周之赧一則爲魯之隱彼魏吳雖強母論非魯尚非晉吳不過秦之惠文越之句踐而已藉令夫子而作漢春秋斷然以正統予昭烈矣况忍奪孝獻三十年之帝曆而亟以予曹操乎異哉陳壽旣嗾諸葛責辱之讐復阿司馬繼統之旨遂夷孝獻以帝曹操歷紀五世貶漢爲蜀從而冠之涑水祗緣先世典午之後因循不改幸猶格帝操而始帝丕更反蜀而仍爲漢此亦其公道之有在也先是范曄作後漢書不聽陳壽所攘奉帝曆以歸孝獻其中書法大畧與班史前漢之季相似庶不倍春秋之義善乎習鑿齒之作漢晉春秋也若曰曹氏漢賊耳二帝漢宗也堂堂有晉公爲漢室刈曹而于一年無統之中直接其統安得云魏晉相承而曰魏晉春秋乎此于春秋之義深爲得之惜

矣涑水賢者而所見僅同范氏不及習氏也張栻作
經世紀年直以昭烈上接孝獻爲漢而列魏吳于下
方考亭綱目因之帝昭烈而寇魏吳是皆陰刷國志
之陋顯釐通鑑之訛卽二子生平服膺君實而于此
確有所不惜焉編年一史則二書固已大正名分括
張鄧諸子而接左氏矣然而三國志竟與諸列傳之
史列在學官劉知幾持論徒託于史通范祖禹陳亮
欲改而未暇蕭常作續後漢書楊煥然駁正漢書謝
翱作季漢表而俱未成逮至 昭代作者如林雲蒸

霞蔚諸集並出諸體並工無不家擁連城人懷履水
而獨于史學大是寥寥近世如武進唐順之南昌魏
靖國建昌鄧元錫錢唐邵經邦亦皆倣鄭樵而合列
傳之史以成一書欲以配涑水考亭二史其于三國
之時稍稍裁易尚未犁然顧皆未嘗獨改國志爲漢
書也遂俾塾童里老漫藉俗史快爲口實而靡聞學
士大夫稍窺正史甫及此書而卽屏又有騷人詠客
沒溺三祖陳王鄴中諸子之才華亟尸祝之而罔辨
故雖以陳志之簡質可以濟美扶風而卒不能使人

人閱之者徒曰列在學官而實常束之高閣耳是豈特季漢君臣之不幸遭其貶黜久之始明而實亦陳壽之自不幸爲此悖史以永遭後世之棄捐矣乎余髮覆顙卽耽繙史一閱及此不勝拊膺猶然愛其文章而且亮其遭際故隱忍終篇而更不嫌屢展卷也竊不自量乃卽其書而宰割之綜其實事削其誣辭易其名稱彌其脫落斷自孝獻皇帝起直繼以昭烈皇帝後皇帝尊漢三朝爲帝紀以漢室諸臣爲內傳等魏吳二國爲世家以魏吳諸臣爲外傳別袁呂諸

雄爲載記以田陳諸人爲雜傳仍訂定裴松之註參傳其中題之曰季漢書蓋十餘年于茲易草者數矣嗟夫此豈余小子一人之私心又豈今天下一時之公論固常探陳壽之隱衷于其微言別例亦有自不容泯者當時公論自典午以還其所左袒于昭烈忠武關張者豈不人人然乎但未有爲改正之書混使昭烈稱僭主炎漢呼僞朝忠武被寇名關張諸臣蒙賊號歷千載以至今日尚未昭雪而陳壽失圖曲筆身後孰與贖愆兩者均如數有所待則余小子其何

辭焉敢謂尊漢予蜀紹明尊周主魯之法而其志則
 不敢自倍于夫子矣客有嘲余奉心張朱摘指司馬
 余亦所不必避而竊欲于列傳之史接踵范氏春秋
 之義比肩習氏奚不可哉陳壽有知固當心服地下
 矣書成引其大端而節目數十則具于續簡歛謝陛
 撰

季漢書目錄



三本紀

卷之一

孝獻皇帝紀

卷之二

昭烈皇帝紀

卷之三

後皇帝紀

孝獻伏皇后

附

穆曹皇后

附

昭烈甘皇后 附

吳皇后 附

後帝張皇后 附

張皇后 附

甘陵王永 附

安平王理 附

太子璿 附

北地王諶 附

十七內傳

卷之一

五劉傳

劉虞

劉表

劉焉

劉繇

劉馥

卷之二

王黃种种沮禰臧陳趙金盛沈傳

王允

黃琬

种拂

种劭

沮雋

禰衡

臧洪

陳容

趙昱

金尚

盛憲

沈友

卷之三

荀蓋張鄭趙徐楊皇甫段裴趙楊陳傳

荀爽

蓋勳

張儉

鄭泰

趙岐

徐璆

楊彪

皇甫郛

段熲

裴茂

趙溫

楊琦

陳登

卷之四

孔荀崔邊董魏金吉耿韋劉傳

孔融

荀彧

崔琰

邊讓

董承

魏諷

金祿

吉本

耿紀

韋晃

劉陽

卷之五

田張袁王陸太史傳

田疇

張範

袁煥

王修

陸績

太史慈

卷之六

龐司馬徐管王邴焦張胡扈寒傳

龐德公

司馬徽

徐庶

管寧

王烈

邴原

焦先

張璠

胡昭

扈累

寒貧

卷之七

鄭荀袁應許謝仲長張孫楊鮑華左傳

鄭玄

荀悅

袁遺

應劭

許劭

謝該

仲長統

張玄

孫嵩

楊豐

鮑出

華佗

左慈

卷之八

諸葛亮傳

卷之九

關張趙馬黃傳

關羽

張飛

趙雲

馬超

黃忠

卷之十

龐統法正傳

卷之十一

董馬向費楊陳呂傳

董和

馬良

向朗

費詩

楊洪

陳震

呂乂

卷之十二

蔣費董
女傳

蔣琬

費禕

董允

姜維

卷之十三

許劉杜譙黃羅夏侯傳

許靖

劉巴

杜微

譙周

黃權

羅憲

夏侯霸

卷之十四

霍王呂李馬王張傳

霍峻

王連

呂凱

李恢

馬忠

王平

張嶷

卷之十五

劉彭劉廖李楊魏陳黃傳

劉封

彭美

劉琰

廖立

李平

楊儀

魏延

陳祗

黃皓

卷之十六

秦簡伊張孟許來尹李郤周杜傳

秦宓

簡雍

伊籍

張裔

孟光

許慈

來敏

尹嘏

李譔

郤正

周羣

杜瓊

卷之十七

鄧宗張王常衛楊傳

鄧芝

宗預

張翼

王嗣

常播

衛繼

楊戲

六世家

卷之一

曹操世家

六卷之二

曹丕曹叡世家

卷之三

曹芳曹髦曹奂世家

卷之四

孫堅孫策世家

卷之五

孫權世家

卷之六

孫亮孫休孫皓世家

三十外傳

卷之一

曹諸夫人傳

曹操卞夫人

曹丕甄夫人

曹叡毛夫人

曹操二十五子

附

郭夫人

郭夫人

曹丕九子

附

卷之二

曹夏侯傳

曹仁

曹洪

曹真

曹爽

曹休

夏侯惇

夏侯淵

夏侯尚

夏侯玄

卷之三

荀郭蔣程賈董溫傳

荀攸

郭嘉

蔣濟

程昱

賈詡

董昭

溫恢

卷之四

張徐臧李李呂文樂許典張龐于傳

張遼

徐晃

臧霸

李典

李通

呂虔

文聘

樂進

許褚

典韋

張郃

龐惠

于禁

卷之五

劉華王陳鍾鍾王傳

劉曄

華歆

王朗

陳羣

鍾繇

鍾會

王沈

卷之六

和杜鍾嚴李韓黃高劉孫傳

和洽

杜襲

鍾毓

嚴幹

李義

韓宣

黃朗

高柔

劉放

孫資

卷之七

桓徐常韓崔裴盧孫王傳

桓階

徐宣

常林

韓暨

崔林

裴潛

盧毓

孫禮

王觀

卷之八

毛徐國涼邢蘇衛徐胡傳

毛玠

徐奕

國淵

涼茂

邢顥

蘇則

衛臻

徐邈

胡質

卷之九

何楊辛楊傳

何夔

楊沛

辛毗

楊阜

卷之十

任杜司馬司馬鄭倉梁時劉孟傳

任峻

杜畿

司馬朗

司馬芝

鄭渾

倉慈

梁習

時苗

劉靖

孟康

卷之十一

劉劉衛杜王高傳

劉廙

劉劭

衛覬

杜恕

王肅

高堂隆

卷之十二

王徐陳阮應劉應王繁路荀吳蘇邯鄆楊丁

丁韋潘繆孫杜王桓董賈薛隗樂傳

卷之十二 王粲

徐幹

陳琳

卷之十三 阮瑀

應瑒

劉楨

卷之十四 應璩

王象

繁欽

卷之十五 路粹

荀緯

吳質

卷之十六 蘇林

邯鄲淳

楊修

卷之十七 丁儀

丁廙

韋誕

卷之十八 潘勗

繆襲

孫該

卷之十九 杜摯

王弼

桓威

董遇

賈洪

薛夏

隗禧 樂詳

卷之十三

賈滿王王傳傳

賈逵

滿寵

王泉

王基

傅嘏

卷之十四

張田趙牽郭傳

張旣

田豫

趙儼

牽招

郭淮

卷之十五

陳王嵇阮范王毋丘諸葛傳

陳泰

王經

嵇康

阮籍

范粲

王淩

毋丘儉
諸葛誕

卷之十六

楊鮑桓何鄧丁畢李李張許鄧傳

楊俊

鮑勛

桓範

何晏

鄧颺

丁謚

畢軌

李勝

李豐

張緝

許允

鄧艾

卷之十七

郭龐閻張吉沐朱周管馬傳

郭憲

龐涓

閻溫

張恭

吉茂

沐並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馬鈞

卷之十八

孫諸夫人傳

孫堅吳夫人

孫權謝夫人

徐夫人

步夫人

王夫人

王夫人

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孫權五子

卷之十九

孫諸世裔傳

孫靜

孫瑜

孫皎

孫奂

孫峻

孫綝

孫賁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卷之二十

顧張諸葛步傳

顧雍

張昭

諸葛瑾

步騭

卷之二十一

張嚴程闕薛是胡徐傳

張紘

嚴峻

程秉

闕澤

薛綜

是儀

胡綜

徐詳

卷之二十二

周瑜魯肅呂蒙傳

卷之二十三

黃程蔣凌徐陳甘周丁董韓潘傳

黃蓋

程普

蔣欽

凌統

徐盛

陳武

甘寧

周泰

丁奉

董襲

韓當

潘璋

卷之二十四

朱治朱然朱桓呂範傳

卷之二十五

陸遜陸抗陸凱陸胤傳

卷之二十六

士賀全呂鍾離傳

士燮

全琮

呂岱

鍾離牧

卷之二十七

虞張駱陸吾朱傳

虞翻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卷之二十八

王樓賀韋華傳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卷之二十九

諸葛恪滕胤濮陽興傳

卷之三十

趙沈鄭馮陳紀弘張畱張泰張杜黃吳劉趙

傳

趙咨

沈珩

鄭泉

馮熙

陳化

紀陟

弘璆

張儼

留贊

張悌

秦旦

張羣

杜德

黃疆

吳範

劉惇

趙達

三載記

卷之一

袁紹記

卷之二

呂張張陶公孫記

李漢書正 呂布篇

張邈

張揚

正帝曆第 陶謙

公孫瓚

論曰 卷之三 位享國曰曆其在天子則曰帝曆而王

公孫 董袁張張公孫記 位擅實弱主操虛而曆數

董卓

袁術

張魯

張燕

公孫度

一雜傳

卷之一

田沮逢審李陳高李郭張張傳

田豐

沮授

逢紀

審配

李孚

陳宮

高順

李傕

郭汜

張濟

張繡

季漢書正論五篇

正帝曆第一

論曰人主居位享國曰曆其在天子則曰帝曆而王

公不得干焉即使疆臣擅實弱主擁虛而曆數

未終年號仍屬史官豈得輕假魯昭公失國八年無

主魯史不以季氏紀年也周赧王失天下三十五年

無主周史不以秦伯紀年也夫以二君播遷降屈俱

不在位二史猶然虛以待之矧夫有國有位者乎孝

獻雖云弱主然而稱制則天子也曹操雖云強臣政

權一歸其手儀注一如至尊然而魏臺始建僖爵爲公進爵爲王北面沒身未篡天子之位迨至後嗣篡成追謚曰太祖武皇帝而已陳壽奈何遂作魏武帝紀而以漢獻帝初平四年興平二年建安二十五年盡屬之於其下乎甚矣其悖也上於魯昭周赧旣已不協從此而下宋武帝齊高帝梁武帝陳武帝四君終篡帝位而當夫四臺始建史官猶以弱主紀年不遽斬以予彊臣待其卽真改元乃始易書也至於魏氏更有可言曹丕篡漢位僅七年曹叡繼之僅十四年二十年間可算魏國耳曹芳以廢曹髦以弒曹奐以亡所紀二十五年之魏皆司馬懿與師昭所有何啻曹操在獻帝時陳壽曷不斬正始以後之元遽以歸晉如魏武故事乎迄至唐室君臣晉書雖作晉宣景文紀其實傳體而未奪魏氏紀年也古今史官無如魏收之穢所作魏書盡以追謚諸帝作紀然而南北兩朝各君其國各紀其年不相凌奪卽收亦何嘗斬司馬氏以予拓跋氏乎甚矣陳壽之悖也范曄後陳壽而作後漢書以魏還漢斯卓然矣余所以斷自

孝獻皇帝起者非於范史屋下架屋正以削國志之
武紀以正孝獻之帝曆耳

正帝系第二

論曰司馬光作通鑑至昭烈而有疑族屬疏遠無可
考據因而黜爲僭國不以正統予之駁之者曰以千
載而下之宋儒欲考千載而上之漢譜誠亦難矣然
而何必考也昭烈忠武初見隆中一則曰孤漢室宗
子一則曰將軍帝室之胄一時君臣交稱審矣不則
昭烈何人肯作王郎忠武何人肯輔盆子光卽勿論

其他曷不考信於此是故可以祛其蔽矣以余考之
不止此一端而已也孔融陶謙陳登呂布袁紹張揚
徐庶司馬徽公孫瓚無不以帝胄推之夫文舉元龍
猶曰其所誦義者也陶呂袁張其所同仇者也德操
元直其所歸心者也公孫幽州其所同學者也使非
真知所自亦不至冒以推之况夫獻帝自爲劉氏宗
社計使非以昭烈宗子有扶漢之心肯以密詔令討
賊爲此不測事乎此又其一徵也劉荊州劉益州自
爲其國計使非以昭烈同宗有親親之義肯以孤託

之以州迎之乎此又其一徵也昭烈忠武入吳求援
孫權以下如魯肅周瑜張昭程普一皆以帝胄推劉
豫州夫江東將相倔強不肯下人而周瑜爲甚使昭
烈非宗子肯推之以共抗曹且表之爲荊州牧乎此
又其一徵也凡此數端涑水豈不俱所覩記而易云
無可考據也雖然此猶陳壽之所槩志者也卽以陳
壽作先主傳大書曰中山靖王勝之裔祖雄父弘世
仕州郡朗然無疑至作魏武帝紀則云中常侍曹騰
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是則疑似
之說矣夫陳壽有疑於曹操無疑於昭烈而奈何涑
水倒置之甚邪祇欲以先世承魏統一蔽至此耳宋
儒有二云君實質粹而氣未清所以行篤而識未徹故
有見司馬君實不得不多之評亦或然矣

正帝符第三

論曰帝王受命而起先兆禎符白魚躍舟烏火流屋
有自來矣素靈興嘆高祖開基赤伏陳詞中興復祚
此則漢家之故事昭然其徵應者也迨及漢季王綱
棄柄神鼎蝕鎔大盜垂涎羣奸獻讖爲魏氏之讖者

日兩觀闕當塗高言象魏義也鬼在山禾女連王天
下言魏當興也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言
魏昌許也黃龍數見鳳凰仍翽麒麟首臻白虎效仁
言魏瑞徵也歲星在大梁言魏分野也其在吳氏黃
龍元年羣臣稱天命符瑞勸稱尊號皖口言木連理
重以請之權兩不許黃龍元年夏口武昌並言黃龍
鳳凰見羣臣復以勸進權乃卽皇帝位是皆二主篡
竊之勢已成羣臣樂推之懷已亟故託天苞以星物
飾地寶於風謠無非矯誣之圖傳會之語雖可暫愚

一時之耳目豈能終易千古之覩聞乎然則昭烈後
帝殿漢四十餘年亦豈無符瑞之足徵也曰有之章
武元年譙周三引洛書甄曜度寶號命錄運期皆與
昭烈諱字相合一引孝經鈞命決歷數西南黃氣景
雲祥風加以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歲星主
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如此諸說陳壽悉載不一而
足一如魏氏之詳猶曰當昭烈卽真時其兆始見或
亦羣臣樂推之意乎至考季漢一時宗子出牧劉虞
得幽州劉表得荊州劉焉得益州先是焉圖交趾侍

中董扶究極圖讖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
天子氣亟亟勿失焉遂更圖益州得之陰有異謀豈
知易世之後劉璋闇弱適以益州爲昭烈之資乎是
雖人謀之不同而實天意之有定然則漢家之帝符
遠在魏吳之先於時靈帝未崩獻帝未立昭烈方生
前者爲無心之占後者爲無心之應豈若魏吳之矯
誣傳會者哉或者又曰黃權傳注蜀記權答曹叡熒
惑守心文皇帝崩徵之天文魏正統也考陳志黃初
四年三月月犯心中央大心心爲天王王者惡之四
月先主殂是豈不足徵昭烈之應天乎黃初七年但
云正月許昌南門自壞五月帝崩併無熒惑守心之
文夫壽先紀星占後紀星應可見實錄互存良心不
泯而黃權詭對乃王隱誣辭松之繆引又皆壽之罪
人矣

正帝統第四

論曰正統之辯聚訟久矣夏殷以前之統隋唐以前
之辯姑置之自宋歐陽修以迨明方孝孺諸公其
中甲是乙非入蒼出素何所適判也以余案之古今

有有統之世有無統之世有分統之世有統之世復有全統之世有偏統之世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有統之世也周赧亡後之戰國江南鄴下關中之三國五代末趙宋前之十國無統之世也南北兩朝分統之世也周秦八代是卽全統之世也元帝之晉莊宗之唐高宗之宋偏統之世也三國之時爲有統乎爲無統乎爲分統乎蓋無統而有統也無全統而有偏統也無分統而有正統也豈不卓然在昭烈哉陳壽乃以正統主魏而以僭國賓漢吳豈非以土地之廣甲

兵之強中原之國又有闕剪羣雄奉戴漢帝之功以是數者而崇之乎余以爲挾天子令諸侯豈足言功卽功曷足以贖弒皇后屠皇子之罪至於土地甲兵在所勿論建都之地何必中原東晉南宋豈以江左而失統乎假使漢祚告終劉宗盡殞地醜德齊衆之而十國少之而兩朝無統可也分統可也亦安得以正統獨歸魏乎幸而炎精雖朐餘燼猶騰則正統舍昭烈而奚適也爲漢裔者乃以寇而爲漢賊者乃以帝其悖不亦甚哉雖然此猶就昭烈而論昭烈耳卽

如所云劉宗盡殞而袁呂諸雄有能若吳氏而與魏
鼎立者則又當從丘悅三國典略陳齊周之例各分
紀之而無適統亦不必以正統予魏也况昭烈帝胄
豈他姓之可擬而反帝魏以寇之乎雖然猶有說焉
國家統祚猶人家本支不幸求繼則自近屬以遞推
疏屬同姓盡矣乃及他姓掌譜政者豈得利其資黜
其屬而以與他姓乎當漢之季昭烈少振後帝僅延
亦云幸矣正統安得不歸余又以爲何必昭烈即使
昭烈不興於涿郡忠武空老于隆中或者劉琮終據
乎荆襄又或劉璋終守乎岷益亦能抗魏與吳成鼎
足之業則余亦必以正統歸之何也表焉雖僭猶皆
帝胄原與昭烈同例非他姓比蓋本春秋主魯且先
同姓之義卽如人家繼祀或以疏屬而越近屬縱爲
失次尚未奪宗豈不勝於爲盜有乎吾猶恨昭烈不
早取荆而徒取益也或者又曰以昭烈而抗操也正
統固歸之矣假使昭烈而能爲操也後帝而忍爲不
也則予之乎不乎曰予之昭烈有夾輔之功而不失
忠順之節則上可以配周公而當封禪於蜀以比魯

使昭烈而但能襲操以禪爲不則如蕭梁之於蕭齊
篡固不怨統則歸之豈至帝北朝之魏以寇南朝之
梁哉論而至是正統之義自謂無復遺恨矣

正帝號第五

論曰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名之不正分所由紊分
之不正統所由淆陳壽帝魏寇漢固爲可恨而其所
以最可恨者則以貶漢爲蜀耳余旣以帝統歸昭烈
則必正其名號而乃伸其分義焉請先以情理斷之
而後以事跡証之上下古今以五代之劉高祖其去

高光一何遼邈且援漢後號國爲漢豈以昭烈顯是
中山之裔興復漢室固乃不號漢而號蜀乎此猶一
統之君也隋末漢東之黑闥梁初南漢之巖一何么
磨且以漢姓號國爲漢而况昭烈乎此猶中國之雄
也西晉匈奴左賢王之淵一何索虜且以漢甥號國
爲漢而况昭烈乎此猶冒漢之姓者也當時遼東太
守公孫淵一何荒僻且以漢漸不祀乃稱紹漢元年
而况昭烈乎凡此皆斷之以情理而知昭烈忠武之
建號改元必以漢而非蜀矣締緡國志其存漢號於

陳壽本文及裴松之注不可悉舉大約標之則如先
主傳卽位爲文有云漢邦將湮於地又云惟神饗祚
於漢家一也羣臣勸進安漢將軍糜竺二也譙周上
言讖云漢位在西義之上方三也梁王劉理傳後主
封策云朕統承漢序建爾於東爲漢藩輔四也諸葛
亮傳對先主云漢室可興五也前出師表云興復漢
室還於舊都六也後主詔策謚亮忠武侯云惟君體
資文武將建殊功於季漢七也馬超傳先主封策云
以篤漢祜以對於天下八也費詩傳奉詔拜關羽爲
前將軍云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九也楊
戲傳季漢輔臣贊云先帝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
之宗祀十也張裔傳輔漢將軍十有一也李恢傳安
漢將軍十有二也王平傳安漢將軍進封安漢侯十
有三也李平傳輔漢將軍十有四也諸葛亮表李平
云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十有五也蔣琬傳
琬上疏云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十有六也姜維傳諸
葛亮與蔣琬書云伯約存心漢室才兼於人十有七
也以上本文之見於蜀志者也孫權傳與西朝盟曰

今日滅獻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一也孫慮傳慮封建昌侯顧雍等薦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二也以上本文之見於吳志者也諸葛亮傳注習鑿齒漢晉春秋後出師表云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云此曹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一也霍峻傳注襄陽記羅憲義不降吳而曰且漢已亡吳何得久二也費禕傳注別傳禕對孫權云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三也楊戲傳季漢輔臣贊張南注傳彤罵吳人曰吳狗何有漢將軍

降者四也李邵注常璩華陽國志李逸安漢將軍五也以上注之見於蜀志者也諸葛恪傳注習鑿齒漢晉春秋恪使李衡說西朝同舉伐魏云吳攻其東漢攻其西一也孫皓傳注陸機辯亡論云漢王亦憑帝王之號乘危騁變二也下篇云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三也以上注之見於吳志者也母丘儉傳注文欽與郭淮書約同討司馬懿云今日之計公侯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宜使漢軍克期制要此則注之見於魏志者也夫如上所列彼皆當書蜀字

而乃俱書漢字版章如此蓋其中有必不可改者卽
陳氏裴氏無如之何然而尚有可改者二氏何爲不
改聽其爲漢而與國號相倍乎夫裴氏無心貶漢也
不過因陳氏舊文耳勿論可也陳氏之罪在於貶漢
爲蜀然而志中漢字層見疊出或者陳氏若曰余不
得已阿晉世之旨陽雖易其國號而陰則點綴含藏
於行目之間以俟後世觀者摘而出之尋復爲漢不
亦可乎余序中所謂亮其遭際者也或者又云陳氏
鄙夫安得有此天奪其鬼彼自逗脫紕漏自相矛盾
而罔覺耳嗟夫如後所譏則固天理之有在如前所
亮則亦人心之不亡安知司馬公通鑑非有見於此
而改正乎出師後表旣賴張儼之默記辨亡二論又
賴昭明之兼收此皆陳氏之所不及謀者矣要之蜀
志諸葛亮傳後主詔策追謚忠武有云建殊功於季
漢而楊戲傳著季漢輔臣贊則是季漢之君臣自稱
其國號如此而實由陳氏之所筆而不削大書特書
者也凡此皆以事跡証之而知昭烈忠武建號改元
業以漢而非蜀矣國旣號漢則統不歸於漢而奚歸

哉

季漢書正論終

季漢書答問二十二篇

答王風之問第一

問曰周自平王東遷黍離周雅乃降為風且居邶鄘

衛之後漢室將傾孝獻之夷於魏也昭烈之藩於蜀

也亦王降而霸之時也子能兢兢然升之乎答曰夫

子當周之衰蒿目於平桓以下諸制於是而東周之

慨反魯刪詩不能反風為雅而春秋作焉所以為魯

也正所以為周也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既作繫王於天繫周以魯蓋在

詩雖降而在史則升矣然曷嘗以某國之風升之於雅乎詩自夫子刪後風雅俱無其在天子則有詔令亦雅之類孝獻之際凡有詔令俱出操手陳壽顯紀魏公魏王范曄則以孝獻不能出曹氏不得稱故盡削之此正無雅而有風矣黍離諸篇不得不降矣余今於建安中則從范氏例章武後則特起例爲二帝稱制蓋亡於作而作噓炎精之熄而復然也何不可升之有乃若爲操丕等傳所當削者僭乎雅者也所當存者似乎風者也是又有微權焉

答曹操有功之問第二

問曰李郭劫爭乘輿播越關東諸侯各擁彊兵據大郡並無一人奉迎天子者而操以一旅之師一東郡之地披荆棘而求王卒之芟袁馘呂定繡降琮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奉孝獻其功可謂大矣子何反以爲罪乎答曰人臣之事君也事功其畧也而忠順其心也曹操以彼其畧用兵如神挾詐如鬼故能攬延梟悍蕩定鯨吞然而其心則無君之心其志則圖漢之志也兖州方起而孔文舉已逆知其必爲漢賊可憂

不減袁紹陳琳爲袁氏一檄言言實錄事事罪招卽
曹操讀之有不汗下乎許田之役雲長有剗刃之意
恨昭烈不忍發耳孝獻寄命其手陰虞醜而陽虞兵
日以爲歲迨至伏后殞皇子枯而帝命旦夕矣何必
其功何必其奉哉操之罪萬萬在漢而其功一一在
曹耳

答曹操取天下之問第三

問曰孝獻之東百官僅從無復尊制羣雄割據無復
勤王不過白板天子而已張超呂布袁術易與耳袁

紹括青冀幽并四州之衆而來若掀河北之濤以潑
河南區區之沫使當時非操努力以當之則無漢矣
孝獻將立於何地乎此司馬公所以謂操之取天下
蓋取於羣雄之手非取之漢家也答曰英雄與奸雄
有異英雄之舉事也正大而光明奸雄則閃倏而暗
昧當時操等果謂桓靈失德獻生不辰有能奮起一
師驅除衆敵諸臣勸進五位卽真亦何不可何必如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然後陽以身奉之而陰以子
攘之乎然而操非不知乎此蓋有所不能也孝獻之

初袁彊曹弱而曹卒勝袁固其畧有不同要之在曹則奉天子以討不庭名義甚正袁雖移檄以數操終抱空券而無質也然則孝獻乃操之資所謂奇貨可居非此不能驅除衆敵迨敵除而後攘其位此所以謂之漢賊也操豈能舍漢而取天下於羣雄之手乎劉裕未受王命以一匹夫糺合徒衆徑勦桓玄反正安帝此於曹操大畧相當或者以爲當時即可稱帝不必復晉反以其異日之篡爲罪是亦不知劉裕夫豈無見於此蓋亦以爲此日非奉晉天子則不能討

不庭桓氏雖滅將何以當盧循徐道覆之抗衡哉時至勢成急於受禪雖得關中付之幼子失亦不惜矣夫操裕奸雄等耳其舉事大槩如此史家之筆豈爲所欺

答曹丕當帝之問第四

問曰史稱孝獻延康元年自知天命人心並屬於魏漢祚已訖無復延理遂慨然以位遜丕詔冊與表章凡十數往反而後不受焉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夫漢絕魏興魏承漢統昭然明甚子乃不此之帝而

乃以昭烈偏安一隅之蜀遙以繼漢不亦迂乎答曰
五帝官天下者也故有禪受之事夏禹以後則盡家
天下者耳其所謂禪乃篡之別名曹丕何人乃敢以
禹而自居乎必欲援傳往事則何不曰孺子嬰王莽
之事吾知之乎夫孝獻絕耳漢未絕也有昭烈在焉
則以偏安之漢繼三分天下有二之漢何必論其一
隅之蜀哉晉懷愍蒙塵五胡猶夏中原已無主矣晉
元帝興於江東則卽以之繼晉統矣當時豈得以劉
石符姚慕容而繼典午氏哉趙宋南渡豈得以汴京
失守卽出高宗乃以金人所立齊劉豫楚張邦昌而
承統哉毋論齊楚尋廢不成君金源撫有函夏弟姪
天水氏而史家亦不得出宋以帝金也至於崖山蹈
海君臣胥溺乃始帝元說者猶採合尊之事而云順
帝乃天水遺孤當表爲後宋楊廉夫名士尚以爲快
而不爲迂迺以余之帝昭烈者爲迂乎且孝獻當日
兢兢僅免曹操之手亦云幸甚乃復敢求免於曹丕
之手乎故不得不以黃屋之至尊徙爲牖下之黔首
曹丕之帝如取如携何至爲詔冊表章十數往反吾

誰欺欺天乎欺人乎舜禹之專豈真如此劉子玄引而嗤之歐陽永叔大儒反以置論遂令後人有藉口者抑又何也

答昭烈之問第五

問曰曹操之爲奸雄誠如何顯許劭所言矣乃若昭烈果王者之度真若高光之儔而無復遺議乎當時有目爲猾虜者有目爲梟雄者有目爲亂人者一依張揚再依公孫瓚三依呂布而尋擠之四依袁紹五依曹操六依劉表七依孫權八依劉璋而卒取之此

其無賴何必減曹瞞乎答曰語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又曰真主不死夫昭烈之起也甚微豈特不如孫權承破虜討逆兩世之烈卽比曹操之初起東郡亦大不侔其所以依人者不一而足而其不免人手者亦不一而足然而昭烈蓋真英雄也有時而結人心則以長者自處有時而開人忌則以弱夫自全有時而據要津赴機會則蹶然而起腕兔而射隼矣當其依人也正高祖隱忍關中光武盤桓河內之時及至得忠武於隆中邀吳援於江左

不得不取益州以自王耳使當時不取劉璋近之適以資張魯終亦適以資魏不則資吳於漢何有蘇洵有曰先主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吾然之恨之而實不然習鑿齒云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以爲是乃昭烈王業之本蓋仁聲義問一著而豪傑景從益州破竹矣是其不取荊州乃所以取益州也余曾持論英雄圖王不失大信不必全小信但不可自爲戎首爲人藉資耳假使項羽不亟弑義帝赤眉不亟弑聖公則高

祖世祖豈終爲之臣而不帝其上乎可笑羽眉戎首而兩爲漢資也故昭烈不能爲操以無其時不得不韜晦於羣雄之間然終不得不取劉璋以其數則過其時則可耳豈可以梟雄猾虜亂人目之乎

答鄭如幾魏春秋之問第六

問曰鄭如幾魏春秋之作仍以魏紹統其復張九成書曰系而不絕者謂之統春秋列國之君雖篡弑而取者皆得承其統聖人不沒其實所以暴其罪也司馬遷作史記畧準春秋僕作魏本紀非予之也法應

然也不沒其實以暴其罪爲萬世亂臣賊子之戒云云而又責昭烈以不迎孝獻於曹陽不報王命於密詔不奉貢職於王畿於漢室無纖毫之功故託流言爲孝獻舉哀定謚以誣羣聽且滅同姓而垂義舉納宗婦而亂人倫不知昭烈將何以自解乎答曰春秋之君以篡弒而得統夫子不沒其實者皆同姓也至於列國始有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方異姓耳且在春秋後耳夫子曷嘗以統予之乎司馬遷作世家始予之耳然當時姬姜漸滅盡矣果其姬姓宗子獨立於

曲沃之旁姜姓宗子獨立於營丘之側有若昭烈之與曹魏抗也夫子不以統予之而遽斬以予田氏六卿乎司馬遷創史記以項羽作紀正當無統之時嘉羽有一統之功以呂后作紀則當假帝之時著雒有二君之罪是亦權宜之制非一定之規大都遷之爲此別自一體不準春秋故其本紀世家亦皆草創自相牴牾迨至班固則定以皇帝爲本紀下至歐陽修則定以霸國爲世家而東觀漢記與唐君臣晉書則新市平林十六國之載記出矣鄭如幾曷爲不作季

漢春秋而乃作魏春秋乎不知何以異於陳壽三國志又何以勝於三國志之無法乎不審如幾曾見孫盛魏氏春秋習鑿齒漢晉春秋乎至云暴其罪以爲戒此非合於春秋之法僅合司馬遷呂紀法耳然則自殷周秦漢晉隋唐宋一統之紀皆所以暴其罪以爲戒乎斯又不通之甚矣且其責昭烈有罪無功則又太酷孝獻板蕩曹陽間關陝洛關東兵起充冀交爭於時左右之功皇甫酈楊彪爲第一奉迎之功則楊奉董承在曹操之先諸侯兵散曹操始得鮑信之

衆用荀彧之謀以迎大駕於時昭烈雖云領豫州刺史有名無實曷嘗擁重兵據方面其勢曷足以自通其言曷足以動衆而迎天子乎考其時正依楊瓚之間寄命人手且叵自存至得徐州於陶謙而天子已在操掌握矣與袁紹連兵亦冀擣許以奉孝獻不虞紹之剛愎自用一敗塗地遂成曹氏之強乃南走而依劉荊州卽欲協之以圖操而不可得然後跳而入吳方能協力破操由荆取益鼎足僅成蓋自許田一而天子之後昭烈曷嘗一日忘孝獻而曷能一日觀

孝獻哉至於與董承密受衣帶之詔事在毫髮成則無操有漢敗則有操無漢奈何董承一身當之孝獻豈不險哉昭烈豈不險哉此或天意尚未絕如燭之炎精耳昭烈從此長往不復投操筭中矣如幾乃以是而責昭烈不太酷乎迨夫旣得漢中僅能駐足貢獻之物頗能自備昭烈忠武夫豈無見於此徒以爲帝假天子耳操真天子也卽修貢職將何爲辭卑遜於曹祗以自屈且置帝何地抗章於帝祗攪瞞心操也有不斬來使乎此在孫吳則不惜謙卑遜順稱藩受爵於曹氏之手而昭烈何必乃爾哉卽孝獻亦不以此望昭烈而如幾何望之深也如此爲罪卽起昭烈而面數之必不色受肯心服乎又謂於漢無纖毫之功余謂紹統於蜀以稱季漢託孤忠武與魏國相始終後皇帝享國四十年坐視司馬氏之魚肉曹氏也差足吐氣豈非昭烈之功於漢乎漢中傳聞孝獻被弑實理之常幸而無恙乃理之變舉哀定謚豈所以誣羣聽乎然當時亦自立爲漢中王耳未敢遽稱帝也迨曹丕顯篡孝獻作賓昭烈始卽真耳如幾不

責丕而乃責昭烈乎乃若同姓之滅昭烈不得不然
余前所謂一失於荊州不可再失於益州卽如如幾
二程之談是欲昭烈終爲布衣獨夫耳此又豎儒之
小信豈英雄之大略哉獨納宗婦一事論者已自不
滿不待如幾饒舌推而恕之則如齊桓之姜晉文之
嬴二君俱不以此害霸漢高之於父光武之於兄唐
太宗之於婦三帝俱不以此害王又何責於昭烈但
謂昭烈以此貶賢則可而法正一言成主過則又責
有所歸矣要之如幾魏春秋之帝魏出漢總無法也
不則余豈黨昭烈者哉若謂系而不絕爲統必欲以
魏系漢則亦偏枯之說余於正論辯之審矣

答東漢之問第七

五代史原稱東漢而諸書皆作北漢今仍從五代史

問曰孝獻三十年之帝曆曹操不得而有之昭烈後
帝之帝統曹丕以下不得而干之固矣子旣引東晉
後唐南宋爲例而曰土地甲兵在所勿論然則亦有
與季漢同例者如五代漢高祖隱帝得天下稍正周
太祖滅之劉崇尚據太原十二州稱漢帝前後建號
三十餘年論者以爲雖基壤褊小而名義則正蓋蜀

漢之比子亦將以此例而帝東漢以寇宋乎答曰東漢之於季漢顧雖稍似而實不侔也孝獻之似隱帝也不必言矣季漢土地雖不敵魏然與孫吳抗魏鼎足三分夫豈太原彈丸黑子之比劉崇雖云偏疆亦嘗謂其臣曰顧我是何等天子而劉承鈞亦遣諜報宋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其詞甚哀藝祖遂憐而置之是以歐陽公作東漢世家每三致嘆而書法視九國獨變文起例良有以矣考亭論本朝得正統亦當在太原既下之後陳桎作通鑑續編於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大書正統蓋本考亭意也余則以爲周既滅漢雖未混一然而十有其九則東漢既與季漢三分有一爲姝迨及繼恩繼元乃漢孝和養子則東漢之外勢雖全內脉實絕而孝和一歿漢氏已亡堂堂有宋赫赫藝祖豈得復爲之下哉矧繼恩繼元少延國脉皆屬藝祖包荒姑息之中安得反踞其上哉我朝續綱目於宋開寶八年卽大書正統斯爲得之其書東漢如歐陽公足矣不必如朱子陳桎之說子

季漢書 卷八
又安得責余以季漢之例而帝之乎蓋東漢之不當
帝不得妄相牽引以害季漢之當帝也

答劉宋之問第八

問曰東漢之不當帝固不得以之而害季漢之當帝
矣然而南朝之宋子又以分統與之夫丕裕等篡耳
子何于曹魏則斥爲世家必抑之季漢之下劉宋則
與之分統且抗之元魏之前豈非偏黨劉氏乎答曰
帝王之統天命所獨歸民心所共戴一時有公論萬
世無異詞豈以一人可得而偏黨乎夫丕裕之篡雖

同而其所篡則異孝獻之漢亡于曹丕之魏後帝之
漢亡于曹奐之魏不實魏也一傳而獻猶魏也再傳
而芳而髦而奐可以爲魏乎其實皆晉耳西犯諸軍
司馬昭所專制魏主曷常與聞尋亦亡矣然則謂漢
亡于晉可也故孝獻當仇不後帝不當仇奐而當仇
晉此習氏漢晉春秋所由作也其後桓玄篡晉裕旣
剪玄亦終有晉夫裕乃漢楚元王之後則其有晉謂
以宗子舉義爲漢復仇可也使當時不必反正安帝
而卓能自王堂堂稱漢則又一昭烈也正統確然何

論分統恭帝云桓玄之時已無晉矣今日之事固所甘心裕胡不決策于已失之安帝而乃行篡于復立之恭帝哉蓋裕以操始而以丕終其勢不得不爾余已有說矣是裕所篡本與丕殊矧其所對又索虜乎但可憾者復創弑耳正統不許分統固宜乃若魏壓于漢僅得世家豈得分統余固非偏黨劉氏也

答諸葛亮之問第九

問曰陳壽評忠武末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子或以爲嫌之之辭也蘇軾非壽比也乃亦有云孔明旣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也此猶惜之之辭也俞文龍云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孔明之心謂之忠于昭烈則可謂之忠于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昭烈疏屬不當委身且孝獻在上當如光武之事更始二者昭烈隆中數語其志甚偉自孔明霸業之說而昭烈志移無復以孝獻爲念三者入吳求援無一語及孝獻徒說以鼎足之說不若周瑜漢賊之罵義正辭嚴四者傳聞孝獻遇害

不能說昭烈如說高祖爲義帝發喪而遂偃然卽位
遠愧董公近慚荀或信如斯言孔明似難置喙子安
得曲爲解嘲乎荅曰承祚有嘆諸葛則誠有之乃若
其評則深予之詞不易之論其於忠武爲相一段一
百四十餘言曲盡其詳確綜其實一匡三傑華袞允
宜而終之曰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人皆以爲貶詞余
獨以爲非貶蓋忠武王者之師魏延詭計格而不行
以其非正兵也至於定南方服孟獲則如搏蚊弄螭
時露一奇是則應變將略矣承祚之意若曰諸葛公

將畧長於持正而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余益之曰應
變卽長亦所不用斯爲盡忠武矣不則七禽七縱南
人以爲天威豈有天威而無變哉承祚上忠武集表
極其揚詡一則曰逸羣之才英霸之器一則曰左將
軍資其奇策一則曰孫將軍敬其奇雅則固以奇許
之矣所謂奇謀爲短者非無奇也至於論其見思則
比之召公論其教令則比之周公是又何止管蕭之
亞匹哉余竊以爲承祚志中之所最推尊者無如忠
武一人矣郝超拜北府王徽之云應變將畧非其所

長郝家子弟爲之不平超笑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夫復何言是嘉賓以得此爲幸矣子瞻推尊忠武者也乃亦不能無議信義不全指取益州智謀不奮則云不能於操死後讒間其大臣骨肉夫益州之取諸人或歸責於忠武之陰設而士元陽施之或以爲忠武實所不與是皆詹詹之論夫隆中數語大策已定跨有荆益指誰氏乎而可云忠武不與謀也忠武以爲取益州則士元孝直佐主上足辦而東門鎖鑰則非亮不可耳王弼州以爲必所與

謀與謀亦無不可然則安在其信義之不全乎至於智謀不奮以讒間未行斯又委瑣之論矣夫時無蘇張孰爲縱橫時無隋陸孰爲遊說然且各有時數夫天地方興曹也卽骨肉如丕植非無隙而終不搖天之方厭曹也卽大臣如懿爽孰與讒而偏就殞忠武卽智謀於此二者亦將安施余於止昭烈東征謂法孝直或能以術移主上而忠武不用也魏延詭兵尚所不用而肯爲是妾婦事哉子瞻磊落人也而乃以是責忠武耶他日論三國名臣能兼兩漢風節權畧

之士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出師
二表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斯得之矣而奈何與前
說相左也陳蘇二公知忠武者余當闢而闡之俞文
龍陋士而乃以蚍蜉撼大樹耶夫忠武之才其識時
務在所勿論大義未明是何說也漢賊不兩立大義
一言決矣且大義豈有出於時務外哉所謂忠於漢
室當作何忠忠於昭烈卽所以忠於漢室也乃欲忠
武舍昭烈而忠漢室耶據其四者之說雖各不同總
之歸重孝獻皇帝耳夫孝獻假天子耳所謂祭則寡
人也其曰昭烈疏屬不當委身則自孝獻之外近屬
何人而可委身乎光武兄弟同事更始而伯升已爲
所屠夫孝獻非更始也可保無慮操虜蟒在旁十倍
新市平林諸將忠武豈能與昭烈事之乎昭烈未得
忠武之先業已事之亦幾不免其後出奔而得忠武
則回首君門九關萬里矣余所謂貢獻亦且未能夫
焉得而事之文若才忠可亞忠武而識不足徒成操
彊無裨獻弱卒以殺身此於忠武較輸一籌假令時
無昭烈則忠武沒身不出將星不殞於營中徒作少

微星殞於隆中耳奈何以孝獻作更始也迂矣夫文龍之見也昭烈初心欲伸大義志真偉甚而其略則焉能出操上矧有天子爲之資乎則誠不度德量力矣割荆包益霸業僅成忠武筭定昭烈安得不從操死丕立數出王師星殞營中炎精奄熄天乎忠武何尤入吳求援徒語孝獻安足動權惟有鼎足之說可以動之江東君臣方在危疑之際而忠武吐屬如流無論他人卽周郎亦其所激也此是英雄當機之時理勢並陳一言從定豈豎儒小生子子之義攸攸之

談可以定從乎其謂獻帝在上敢於自立則更始未歿而光武已爲蕭王卽位河北矣昭烈襲其故智何不可乎且諸臣已遙表之非敢擅也及傳聞漢帝遇害昭烈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矣此志中之明文也文龍不之覩耶嗟夫三代而下相業如蕭曹房杜文章如楊馬韓蘇理學如濂洛關閩氣節如顧廚俊及武略如韓彭李郭風流如王謝殷劉並皆雜佩之璜琚八音之琴瑟矣忠武庶幾兼之議者謂申韓之學非吾儒正宗不知申韓得吾儒之一端忠武

嚴而不刻是爲善用申韓而不爲申韓用非博大通
儒不能也公豈特百代殊絕人物真三代以上人物
哉

答漢君臣魚水之問第十

問曰昭烈三顧忠武於隆中卽以軍師禮之常謂人
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信如斯言明良喜起
無過於茲齊桓管仲燕昭樂毅曷足云擬然而隆中
建策惟取荆益結好孫權荊州不取是孔明首建大
謀昭烈輒已倍之伐吳之役不聞一商度於孔明亦

不聞孔明止之迨其敗也而後孔明乃曰法孝直若
在必能止主上東行卽行亦不至於敗則是孔明逆
知其不能止且知其敗而並結舌不言卽其行軍之
策亦孔明所未贊夫取荆伐吳此何等大事而昭烈
如此孔明如此安在其爲魚水平乎此視曹操之任賈
詡瞬息轉圜尚爲未及而曷云齊桓燕昭矧明良喜
起也答曰昭烈忠武之君臣不可以尋常目之上登
喜起下瞰齊燕子猶可得而置喙也昭烈關張三人
之君臣此曠古所無出於骨肉倫常之外大類孔顏

師生古今僅有此對蓋孔顏師生而父子者也昭烈
關張君臣而兄弟者也乃若孔明尚爲君臣而朋友
者耳不取荊州昭烈別是一見不徒追景升之顧孔
明亦宜聽之不必執隆中之言必其行此余已有說
矣至伐吳之役昭烈斷在必行以爲余三人一體也
關公殞失左體矣豈惜以其身併右體赴之一時真
心真氣目中已無全吳豈復虞其敗哉孔明之不諫
是也連營七百里乃率然之勢非必敗之道曹丕悞
中耳孔明十倍丕才而料豈不至此且亦自有天命

曹操渭水之敗孫權濡須之敗身幾不免豈獨非天
幸乎然而忠武所不能止法孝直何以能止也豈昭
烈信孝直深於孔明待孔明薄於孝直故有聽有不
聽乎未聞昭烈於孝直有魚水之歡也余意孝直譎
人也其於昭烈必將以術制之昭烈在其術中而不
知若夫孔明正大光明人物開誠布公其於諸人皆
爾矧主上乎當言則言可言則言何至以術制主上
乎夫昭烈有孔明信猶魚之有水而孝直之術祇云
餌耳孔明有是哉嗟夫孔明不過昭烈水耳乃若昭

李漢書 卷之十一 答問
烈之於二公則魚之比目寧俱失水不得分軀此其
義更切一重不可以尋常目之子之所不得而置喙
也故昭烈臨崩言於孔明曰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
不可君自取之此非貌言真心所發則是昭烈之於
孔明寧割父子之恩而不少假二公兄弟之義然卒
亦何損於魚水之情乎

答關羽之問第十一

問曰陳氏旣以國士許關公而又曰剛而自矜以短
取敗然乎不平何必陳氏卽如季漢後皇帝時追謚

諸將相大臣武鄉侯得忠武張車騎得桓趙鎮東得
順平以至黃馬龐法諸公固皆美謚乃於關公而謚
曰壯繆夫剛則爲壯而自矜取敗則繆矣陳氏之評
或本於此答曰論季漢一時之人物最難而論季漢
君臣之人物爲尤難至於論公則難之難者是豈壯
繆二字可以謚之陳氏數言可以評之乎余以爲公
蓋曠古一人耳不必以他聖賢豪傑定品也夫評其
勇不過萬人敵耳曠古有之評其略不過三軍帥耳
曠古有之評其槩不過世虎臣耳曠古有之割骨湔

毒此公之堅忍也斬將報曹此公之微權也許田露
刃此公之隱忠也叱吳請婚此公之盛氣也是皆不
足以詫公亦不足以公詫曠古獨惜樊城之捷魏將
旣禽魏軍全覆由此而徑擣宛洛以擬許昌忠武提
六師由斜谷出武關而與公會天下事未可知當時
至使操怖而欲遷都以避其鋒夫操非怖人者以孤
軍抗袁紹視如負嵎之虎以大軍蹴孫權視如遊釜
之魚而獨怖公則公之神威靈武有以奪其魄而恫
其衷也何物孫權從後圖之而公忽諸大事去矣夫

操巨蟒也公不難攘臂以搏之操且先自辟易呂蒙
虺也陸遜蝮耳公豈在意而竟遭其一螫解腕不暇
豈不惜哉王弼州贊公曰樊城一師炎燼幾然前無
衡操後有伏權天平數也公則奚愆旨哉言矣嗟夫
此惜公耳因公以惜漢耳公生於蒲遊於沛遂兄昭
烈而弟桓侯有逾骨肉史稱公與桓侯衆中侍立昭
烈終日不倦艱難險阻無不周旋昭烈陷袁而公陷
曹曹公百計畱公而公不一動此之一念豈但貫金
石震鬼神真可以凋三光敝六合古今有如斯君臣

者乎有如斯兄弟者乎有如斯朋友者乎汪太函以爲五倫而敦篤其三吾無間然矣嗟夫此贊公耳因公以贊二公耳公歿猶生在所廟祀皇皇英爽愈久愈昌自華達夷愈久愈廣王弼州以爲至誠無息惟公足以當之直豎三界橫亘四州超存浩劫是又不可思惟矣區區陳氏之評何足翻乎

答關羽守荊州之問第十二

問曰關羽之鎮荊州論者云漢扃天府而委之公似不能無憾於昭烈又云坐視公一人北抗魏南抗吳

當時益德孟起何不擇一人以倚角公及公舍北而南無復生地似不能無憾於忠武又云公目中無人護前傲士難與夾輔糜傅禰裨嘽憾叛去又似不能無憾於公然則此一蹶也子將何所咎乎竊意剛而自矜以短取敗陳氏不爲盡非也答曰是皆不免以成敗論英雄也夫昭烈之與公其恩義爲何如者豈故忍扃天府而委之以待公之獨立而不支乎蓋真見公之忠勇可以獨當一面卽不能北蹂操南躡權無乎足以自守迨公樊城之捷操且怖之何有於權

亦政不虞前格白刃而後中伏機天不祚漢昭烈其
如公何夷陵一師報怨是圖何惜敗績於此見昭烈
之心矣英雄舉事要在賈勇而前成敗利鈍非可逆
覩若徒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哉天若有意於漢操果
遷都權仍如約非惟不用呂陸陰謀乃更遣一師以
助之則操之將死游魂安知作何狀乎夫操在白馬
津與袁氏角以一萬五千之師抗四州數萬之衆正
如公之抗曹也假使劉荊州用韓嵩乘敝之謀孫伯
符不死於許貢客之手則操且腹背受敵非蹶河北

則蹶河南耳此不亦公之反證乎蓋公不幸而操幸
魏幸而漢不幸也忠武其如公何諦考忠武與公其
志同其忠同而氣調稍不合蓋公生平惟下昭烈一
人而次則桓侯卽於忠武公似不肯下之雖以昭烈
魚水之喻公色受而心不受也忠武輔昭烈但能將
桓侯以下諸將而不能將公荊州之領亦昭烈分七
之意而非忠武之心然而謂忠武故不擇人以佐之
使徂自敗則萬無是理是時孟起方領涼州益德亦
有北門之寄忠武何以遣之其他人又非公之股肱

也荆州諸將糜傅鄙夫耳卽不叛去何益於數郝普
小有意而守不堅亦苦爲吳所給公目中何得有之
然則公之獨守荆州幾振而顛猶之乎忠武出師身
在行間僅有楊魏二將不能並用而食少事煩終以
自實耳蓋天意去漢卽二公將如天何而於人則奚
咎矣

答孔融之問第十三

問曰孔文舉志大而才踈氣高而量隘其守北海不
能禦寇庇民使非昭烈大史慈左提右挈幾於破敗
及其登朝不能與昭烈陰圖曹操則當如徐元直諸
人循嘿自守固不爲操謀亦不中操忌庶乎明哲保
身之道矣乃於曹操徒盛氣以驕之空言以觸之今
日薦孝章明日詆郗慮今年沮禁酒明年救楊彪卒
之殺身覆族此所謂身無寸戈片甲徒張空拳以摩
虎牙撩虎鬚其何以脫虎口哉身爲先聖之裔而乃
爲非聖之言謂子在母腹如物寄甌中此何悖也子
乃以爲操之不身篡而遺子篡爲文舉文若之功何
哉答曰人有有用之用有無用之用世有有功之功

有無功之功有用之用有功之功人所易知無用之用無功之功人所難見曹操不畏四州伯之袁本初而獨畏一孤身之劉玄德乃文舉之求救於玄德也而玄德駭曰孔北海亦知海內有劉備耶則文舉之在當時真有山立千尋河傾三峽氣槩噓枯爲華袞吹生爲斧鉞其爲阿瞞所畏不啻王敦之面熱於周顛而已史稱操重孔融兼受其友禰衡之侮以後畏其議論漸廣凡事反其所爲深爲不利於已遂決策害之嗟夫公定死矣功於何有夫操本非畏名義者

但畏公耳公在一日則爲操一日之鯁自公登朝操之無將不道也固非一端要皆爲篡漢之計公必不少隱忍遇事輒言操亦佯諾佯呵且前且却史雖不悉載公詞而總之曰畏其議論漸廣則凡公所嘿奪而顯斥之者皆在其中矣其如前三者之事皆非操所關心獨殺楊彪則爲誅鋤名閥尋且及公而公力爭楊公僅免嗟夫操殺公之魄兆見矣公豈不知此一腔血竟灑操手哉公以爲操之權可以殺我而操之心則憚我我以爲不可操雖不能盡從而亦不能

直遂我卽死於其手雖不能闕剪其勢而亦不無少
殺其勢則言之而非空也死之而非徒也操平生所
畏公與劉玄德二龍而已業已逸一龍於海而且擾
一龍於庭二龍不死操豈能頃刻高枕哉操知公意
所左右天下從之雖能殺公之身而不能奪公之議
故雖陰僭天子之實而猶陽避天子之名皆公之所
持也不則弑伏后矣屠皇子矣其視孝獻机上肉耳
乃操竟以魏王歿帝猶以山陽終是則公之於漢其
功詎不大哉此所謂無用之用無功之功非空言而

徒死也千載而下張睢陽臨殉向其同執者數十人
慷慨大言曰毋悲毋懼吾與若等身亡命盡之日卽
是志畢功成之秋惜哉我則名存而若等名沒耳睢
陽死而人知其功成文舉死而人不知其功成余故
表而出之如此昭烈聞公被害語孔明曰嗟乎阿瞞
從此適矣孔明則曰雖然老賊終身不篡矣其真知
公者哉蘇子瞻生平最重公與孔明其叙樂全先生
文集常憾二公之文不見其全又爲孔北海贊一則
曰公與操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又曰天未

欲喪漢則公誅操如殺狐兔耳又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此皆驚世之論而獨惜公功烈不見於世則猶未灼知公不若余論之快也且當時陰圖不成若董承魏諷耿紀韋晃數舉竊意諸公知公忠烈必且密以諮公公或者料其難成且誓許以不洩未可知也然則公之不能生誅操而以死抵操蓋生平一念已決公臨終詩云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則公之心事見矣彼政散民流才疏意廣物寄甌中皆小

人中傷之語史臣誣罔之辭獄吏文致之案余置不

辯

答荀彧之問第十四

問曰語云文若之忠君子不貴考亭深然杜牧之論其作綱目書曰侍中荀彧自殺責其於董昭未倡九錫之前凡所以爲操建謀畫策無所不至亦無所不成操成而漢殆矣九錫之加勢所必至而彧爭之遂至不免譬如有人於此決堤開閘遂使巨浸橫流滔天倒海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則有與汨俱沒耳是真

劉穆之宋齊丘之比不得云忠又安足貴子何見而
怨之耶答曰建安初孝獻自河東還洛陽如脫李郭
之手以就韓楊之膺當時袁紹方挾四州可以自殖
無事奉迎孫策未定江東方牽制於袁術劉璋在益
劉表在荆勢俱可以奉迎而無其心孔北海劉豫州
有其心而無其力獨操久撫東郡新定兗州方議奉
迎天子以都許昌文若不於此時決策更何待哉衆
議方囂而文若一言遂決由是操始得挾天子以令
諸侯芟袁馘呂定繡降琮霸業成矣是孝獻之得以
擁二十餘年之虛位者或之功也而操之得以垂四
十餘年之分王者亦或之功也然與其有孝獻之功
寧可無操之功則或之功適所以爲罪耳此其功罪
彰彰明甚余安得而曲蔽之然則曷爲而收之內傳
乎曰余特於功罪之外而獨原其心耳夫操非尋常
人也其機數權謀出神沒鬼天縱奸雄何顯一言盡
之矣文若雖有王佐之才然實光明洞達之士知陽
而不知陰一見曹操遂以桓文期之謂其可以扶漢
而至其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則未之知乃操則陽示

以公忠而陰行其私許文若蓋在操術中而罔覺也故其爲操建謀畫策如始策冀州次策徐州次策兗州次策涼州次策荊州可謂算無遺策然皆所以成操之強總之奉迎天子則其大策一定而大業遂成其後如振落矣乃其心則曰必如是而後天子始安天子安而後漢室始奠國家不可無曹公曹公不可無我也豈意侵尋不已今年操爲大將軍明年爲司空明年爲丞相又明年立世子不爲丞相副文若以爲可以報曹公功矣可以止矣拊心漸不能平噬臍

則又何及豈不陰自念曰吾以爲曹公乃心王室耳追踪桓文耳豈遽卽真高光哉吾奈何佐大盜以移神鼎哉及董昭等謂曹公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庸崇著猶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本宜如是言發事寢而知曹公心不能無嘆矣又豈不陰自念曰嗟夫昔悞矣今晚矣我實爲之將誰諉乎惟有一死可以自明使百世而下知我赤心耳文若死而昭等之議明年始行卽壽志曄書同

曰明年操遂爲魏公矣然則前此不得爲魏公者豈非陰爲文若所持哉乃竟以王位終不敢遽行禪代之事必至異世而後舉者余猶以爲孔文舉之功七而文若之功三因以文若之功贖文若之罪豈不允當哉必如朱子之典謂其前者有心助操篡漢至於其後殺身以明已之爲漢而非爲操吾恐死者人之所怵卽壯夫志士必得死所則死之且必與平生之志之事相合則死之乃若生時知此事爲大不義反肆意爲之徒曰他日事成但明之以一死足矣以生

爲此以死爲彼世豈有若人哉此所謂預知巨浸之潰必至橫流而故且決之徒留此七尺之軀爲一葦之障胥溺塞責萬萬無是理也要之文若徒知操略可以爲桓文而不知操心實欲爲高光坐閭無識且急於遇主而不重失身耳其心則真可原豈可與鍾繇鄒慮王朗華歆一槩視之哉大都論人當原其心庶彼心服夫子誅心之法不寬於趙盾而孟子原心之論獨恕乎匡章余於文若因功而定其罪因罪而原其心乃毅然而斷之曰文若之生其功在曹其罪

李漢書 卷四
在漢而其心則實漢也文若之死其功在漢其罪在曹而其心則本漢也仍收內傳不爲過矣嗚呼以文若王佐之才生不如孔明死不如文舉乃其心則實不倍於二公也此豈余一人之偏私哉前代論者多矣姑不暇舉近世王禕志林云篡逆之人將欲移人之國必擇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意與已忤者屠僇之曹操之殺荀文若若是也李夢陽疑賦云嗚呼噫嘻盜跖橫行回憲則貧上官尊榮原殞厥身或何以顛操何以振飛何以屈檜何以伸王世貞懷古詩云文

若本名家志在匡社稷周覽六合間疇能託其跡降心事阿滿相與圖勳力訊掃羣雄盡彼奸愈得職九錫議方興一死明夙昔寧如寄奴相憂在後石畫死猶擅元功生不念王室夫弇州閎博人也不然朱子之擬以爲宋齊丘鄙夫耳何足以點文若勿論可也所云寄奴相卽劉穆之蓋惡九錫之議不自己出反從關中來遂以憂死乃文若則以沮格九錫而飲藥自裁此與穆之正爲相反安得云相比乎空同少所許可人也乃以文若比之顏淵原憲靈均武穆豈非

深原其心故略其跡哉則其不然考亭綱目之書可知矣忠文死滇南之難忠肝義膽視死如生人也苟非深知文若之心在漢而不在曹始爲操所愚而終爲操所忌也則方唾罵痛責之不怨乃肯以正人賢士與之哉因考魏志正始中以曹真夏侯尚二十餘人陪祀曹操廟庭後補荀攸而竟不及荀彧裴松之以爲九錫異議且位非魏臣此可見魏人二荀功罪之分其於文若顯黜之矣載考范史荀彧傳彧卒帝哀惜之祖日爲廢讌樂謚曰敬侯夫孝獻寄命虎口

歆慮諸人皆其爪牙帝所芒刺竊意文若恂恂小心恭順帝獨帖然安於其懷九錫抗議帝私心壯之而且爲之悸將不免於操手至是果然矣帝豈不曰荀君於我功罪相準而心則可原舉朝姑可爲我憑而爲操鯁者惟太中大夫與侍中二人耳往殺太中大夫今又殺侍中我無如矣致哀廢典而且易名帝公然行之不避操怒此其情可知矣不聞劉穆之死晉安帝有此而徒聞劉裕痛惜之曰穆之死人易我耳考亭觀此豈不惻然一動而乃書曰自殺且比之劉

穆之豈不寃哉文若有知必不心服矣

答管寧諸公之問第十五

問曰荀文若復收內傳一仍范史不爲偏矣自或之外豈更無人可並收乎曰有之管寧胡昭張璠王烈焦光扈累寒貧邴原崔琰田疇王修袁渙劉馥張範張承徐庶是也夫幼安清貞肥遯鴻飛冥冥後雖就徵而不受官爵卽三命屢加百僚恭讓而其守彌堅王弼州謂其以道存身與孔明以身殉道承明以身存道爲二高焉綱目書曰管寧卒於魏斯其爲第一

人矣乎胡張二明彥方孝然伯重德林諸子抑亦其儔也根矩與幼安子魚共爲一龍幼安信爲龍頭子魚不免虺首而根矩龍尾差無愧焉不幸卒於魏軍中宜不得與幼安同書綱目矣季珪身事魏后而心乃漢朝氣盛難降髯遂上指其不免也固宜是當作配於文舉之次坐乎子泰始策劉幽州而終哭祭其墓始辟袁冀州而終吊祭其首寧甘刎頸而不受侯封叔治赴孔北海之難解二袁兄弟之爭兩人者眞俠烈士哉躍卿執言於公路抗命於奉先悼心於昭

烈可謂貴育不能過矣袁彥伯志魏名臣九人而躍
卿與文若季珪爲朋余以爲此三人者魏那得而有
之哉元穎守揚州人以方之董晉陽公儀兄弟雖不
免爲吏曹門而未常一與其家事可憐在淤泥而不
染矣所可惜者元直負英雄大略庶幾兄卧龍而弟
鳳雛乃以老母陷曹公不得已而束身歸之作暗終
身天若祚漢聖善倘作陵母元直豈不能與孔明作
股肱哉又使元直無至性而有忍忠則亦不失爲溫
平南矣以上諸公品各不同而收之內傳信爲允矣

答魏諸臣之問第十六

問曰文若幼安諸公出魏而入漢吾知之矣乃若魏
世家諸臣其人不同亦皆有品子豈得以非漢臣而
槩斥之乎荅曰何可斥也統而論之夏侯惇曹仁以
下諸親臣荀攸以下諸謀臣張遼以下諸武臣皆一
時曹公所收風雲並起其於漢室併無所關吾焉得
而斥之鄴中七子而下數十餘文人皆一時世子所
收炳蔚相班且於魏室亦無所關吾焉得而斥之此
外則有可言者矣分而論之有三等焉身儋漢爵心

事曹公肝膽股肱夷漢爲魏如郝慮華歆諸人此一等也山陽已往魏室已興委質服休事魏忠魏如徐邈夏侯玄諸人此一等也當塗就圯典午方驤去冷赴暄背魏歸晉如王沉王業諸人此一等也此三等者景山太初之流逢資而行不爲首尾品之佳者吾則取之慮歆之流詭遇求合不顧舊君品之下者吾則鄙之沉業之流上叛其君下賣其友品之最下者吾則深惡之雖然猶有出於此者陳泰王經嵇康阮籍范粲王凌母丘儉諸葛誕或挺身以赴難或仗義以興師或冥節以引高或抗言以折逆陳嵇二公可方文舉承明可方幼安嗣宗可方元直彥緯若能挾沉業而佐高貴鄉公則天下事未可知然其不克而死亦無憾矣彥雲仲恭公休三公舉義遁振遁顛事雖無成而忠則已著又何愧於耿韋諸公哉所最可惜者以陳羣之名閥而一污至此豈惟上有慙於長卿下有慚於令子卽潁川爲耻矣陳氏一門四世如腰鼓然所謂吾家玄乃生瓊瓊那得不生靈運耶

答吳諸臣之問第十七

問曰孫氏世保江東一時風雲將相林林茂又亦皆有品可得與魏臣提衡而論乎荅曰吳諸臣與魏諸臣又各不同無漢在前故無慮歆之輩無晉在後故無沉業之徒孫亮雖廢然尚出其本宗大非當塗典午之比故其諸臣亦各有品可得而言劉繇太史慈非開吳元勲而志列諸首因其時序而已余以爲正禮清朝尹牧非英霸之器幾不免於孫策又幾不免於笮融不幸早死猶幸不爲王朗姑以置之內傳子義則小具英霸之略旣不幸而無年又不幸而不得

終事昭烈惜矣其居北海平原之間勇決忠義大自可見使終在漢當與趙鎮東比肩若終在吳則甘寧諸將當避一舍諸宗室雖多然少遜夏侯元讓曹子孝其人峻琳輩皆債轅犢耳相則張昭顧雍諸葛瑾諸人頗爲濟美彼哉子布迎操一節幾令海內盡屬當塗大將則周瑜魯肅呂蒙三朱四陸代不乏人周郎妙年壯略海內無雙不能作卧龍當作蛟螭之奮使桓王不蚤死佐之以陰襲許昌則天下事未可知惜其量窄不能容人玄德孔明如丁在目不知孫劉

不合可能獨當曹公不耶卓哉子敬激仲謀之怒斥
子布之迎召公瑾之來協孔明之策而孟德敗還鼎
足定矣偉矣黃蓋火攻之舉實其發謀而公瑾從之
余以爲開吳元勳子敬爲首公瑾次之公覆又次之
其餘皆不及也荆州之借子敬贊成仲謀以爲一短
而論者反以爲長蓋荆州不借則昭烈無資何以興
漢何以倚吳何以抗魏子敬此舉又實鼎足之權輿
其功不在破曹赤壁下蓋非但爲吳忠臣而實爲漢
忠臣忠於漢卽所以成其忠于吳也考亭于吳主則
獎孫堅于吳臣則嘉魯肅良有以也

答魏世家之問第十八

問曰子旣尊漢三朝爲帝紀而削曹操以下之紀矣
乃以世家與之夫史記有孔子世家諸曹何人敢與
並列子于曹氏雖曰抑之無乃反尊之乎答曰列傳
之史創于太史公世家亦創于太史公然而草創之
人出自曾臆無所因承間有參差豈遽畫一卽以史
記世家考之有同姓諸國者如魯衛是也有異姓諸
國者如陳齊是也有篡竊諸國者如趙魏是也有夷

狄諸國者如楚越是也有同姓而夷狄者如太伯是
也有勝國而作賓者如微子是也有外戚而啓土者
如薄實是也有相國而封侯者如蕭曹是也獨一孔
子盡與前者不同太史公欽其道德尊爲素王若曰
無爵而有爵無土而有土非世家而世家者乎此其
特例亦其微權迥出諸家之表班氏獨紀漢事格漢
世家總入列傳卽如新莽全盜漢鼎亦不以世家與
之誠確然矣自是以後皆所不立至歐陽公作五代
史記復立十國世家則俱首尾五季霸國始爲截然

畫一矣載考梁武帝作通史乃于三國之際尊魏爲
紀而以世家予蜀吳吳則得之而蜀則失之矣余今
尊漢爲紀亦以世家與魏吳蓋全准歐陽公之例半
准梁武帝之例獨准太史公趙魏之例耳敢云以曹
氏而上同孔子乎

答吳世家之問第十九

問曰季漢之尊爲帝紀也曹魏之降爲世家也固云
當矣乃若孫氏僅跨楚越而塹長江土地甲兵旣不
敵魏且一則稱藩一則受爵一議質子一則貢珍一

則請襲荊州以自効凡此數者其於曹氏若屬國然
子又安得以世家與之使與曹氏埒乎答曰孫權承
父兄之烈憑將相之猷世有江東國險民附曹操重
軍壓境使權少衄則吳爲沼而昭烈豈能姑借荊州
進取益州以成鼎足之業乎權雖無功于孝獻之漢
不爲無功于昭烈之漢赤壁之勝雖亦昭烈孔明之
合謀而實賴孫權之決策權殆操之勅敵丕敵非其
傳也其有時而稱藩受爵質子貢珍諸役皆陽以下
之陰實抗之善乎趙咨之對曹丕也而終之曰屈身

于陛下是其略也所議質子終於不遣雖曰貢珍而
旋得報重幣雖曰稱藩受爵而南面稱孤自如雖襲
羽獻功而荆襄封殖自若名雖曰屈而實何少損哉
卽魏人陰實雄之而陽藉前數者以羈縻之虛張招
携懷遠之勢而已矧以曹芳三主弁髦之君尚不及
孫皓之威福惟辟其等爲世家又何忝乎劉知幾論
三國推王道則劉順而曹逆計國祚則魏促而吳長
總之不當以帝與魏也則均之爲世家當矣豈爲抑
魏而揚吳哉

答國志屬魏之問第二十

問曰陳壽一書名曰三國志而實魏志耳何三國之有共六十五卷魏居三十卷吳居二十卷蜀居十五卷總之魏得其六之半而二國共得三之半猶之乎當日三分之疆土也至考其書則魏氏六帝有紀而蜀吳二國之主俱夷爲傳外則與袁董諸雄等內則與夏侯賈郭諸臣等猶之乎晉張軌元魏蕭粲耳何得云敵國若江南之陳鄴下之齊關中之周之三國乎子欲以帝紀漢室世家魏吳奈魏志實繁而蜀志太略尚不能等吳安望魏也母論二帝之紀寥寥至如關張趙馬黃五將共爲一傳而雲長秉燭待旦一事又所不載子將何據以充實之卽使有如椽之筆亦將焉施搏沙豈能飯乎答曰蜀志雖略豈得漫增陳氏本文裴氏采注錯綜成篇亦自斐然吳志煩簡稍當至於魏志大自可裁夫名曰帝紀則外國大事皆當入之魏武一紀仍歸孝獻而曹操世家自有其體昭烈皇帝後皇帝二紀卽可采魏吳二國十主大事屬之荀彧王允諸公仍爲內傳管寧崔琰諸公繼

收內傳若夫袁董諸雄或爲漢臣或爲漢賊此於曹氏何關魏志安得有之乃今別爲載記則魏氏所得比舊本所省亦多而漢家紀傳爲不少矣乃若秉燭一事僅見於陽節潘氏所云此乃掇拾稗官氏之說陳氏裴氏俱所未有余曾持論曹瞞雖奸不至爲此兒戲鬼計陷人不義且嫂叔不親授受鄉黨稍知自好者亦知不爲說者乃以此而壯關公亦淺甚矣但云秉燭哲於自明終屬謗陋此真優伶作劇之爲豈史家之正簡乎無據可也不書可也卽略不害其爲

季漢書也

答詞人尸祝魏君臣之問第二十一

問曰子序中騷人詠客沒溺三祖陳王鄴中諸子之才華亟尸祝之而罔辨子獨非其儕乎而乃爲此反復辯論不少假借是何苦樹幟於漢而操戈於曹也
荅曰予非敢以騷人詠客自居然而竊嘗措足詞壇之側則所尸祝自晉宋迄今皆有其人况於三祖陳王鄴中諸子則三百篇楚騷漢賦之外孰有似其才華者而不以尸祝乎顧於統系之間欲操史家之權

則不容付之罔辨耳蓋史之與集各自一部分路揚
鑣兩不相趨亦兩不相廢固不以集部之文曲史部
之筆亦不以史官之律掩作者所長不必遠譬卽如
陳孔璋爲袁本初草檄數曹公罪後曹公得孔璋笑
曰卿檄文佳則佳矣然辱孤足矣何至辱孤先代非
但赦其罪而且不毀其文至於昭明得收入選夫以
孔璋之文且不以罪廢况三祖陳王諸子之才華一
時祖父子孫君臣兄弟琳瑯千古又豈得以史官之
律而廢之乎人但知三祖陳王耳不知高貴鄉公之
宏博亦大不可及也余又以爲陳王卽不爲帝亦可
自雄卽三祖自雄何必爲帝堯舜禹湯固皆爲帝孔
子素王所不敢擬柱史園吏盲史腐令亦何必高位
哉必艷其才華而以帝統歸之則南朝之君文采燁
然南唐李主王孟蜀主亦俱好文安得帝之以寇元
魏唐宋也况夫忠武一集人以擬之管韓而出師二
表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昭烈熟於申韓關公深於
左氏此其文又當何如而乃必名之爲僭爲寇爲賊
乎奈之何以尸祝彼而罔辨此也余向作歷代文人

史則又推尊曹氏蕭氏列祖稱制而以陳孔璋沈休文諸臣傳於其下是又不啻尸祝之而已要之所重各自有在也

答季漢書異同於陳氏之間第二十二

問曰陳壽書法子旣一掃而更張之大都反客爲主序中所云削其誣詞易其名稱是矣然而彌其脫落則似出於本志之外綜其實事則不出於本志之中夫以承祚簡質之目上之濟美孟堅下之雄視蔚宗子豈能以簡質而摹其簡質乎抑又能易其簡質而

爲繁華乎荅曰如子所云皆予所不能也然而皆有所不必也夫承祚此書大綱不正耳細目則不甚乖道法不明耳事辭則不至陋誣詞雖游削之始淨名稱雖紊易之始嚴脫落則彌之如以線而貫其珠寶事則綜之如以絡而聯其璧蓋全用其文者四之一半用其文者亦四之一參用其文者亦四之一而予之所獨斷者則亦四之一離合出入時而用彼法時而用我法其簡質固在而繁華焉施不敢謂臨淮入汾陽之軍庶幾乎太尉呼劉氏之袒豈至如騎劫代

李漢書 卷之四十四 答問 四十四
昌國之將哉余序中所云塾童里老學士大夫騷人
詠客總付之不觀余今改定更其道法用其事辭正
其大綱條其細目方在脫草尚未災梨而聞者無不
人人踴躍拭目以待殺青此季漢書行而國志之所
舛悉歿矣承祚之所長畢著矣九原有知當以余爲
良鑒而補其別豈酷吏而舞其文哉

季漢書答問終

季漢書凡例四十四條

凡例之立劉知幾以爲夫子修經始發凡例杜預于
左傳則見注序而不別爲篇自是而後代有作者
至張守節之于史記其說詳矣輒近撰定之書無
不有凡例而詳畧不同余今改正三國志作季漢
書蓋變文起例其說不得不詳觀者毋訾其贅
凡立國者止稱一字如周如漢之類作史者因其再
立則表曰後如後周後漢之類所以別于前也陳
壽三國志名實俱淆而余易以季漢書者非徒正

名考實而實因後皇帝追謚忠武冊文中語楊戲
季漢輔臣贊題目非杜撰也

凡本紀始于司馬遷而呂后以女主稱制得之項籍
以霸王主盟得之非正例也班固改稱帝紀呂后
項籍並降爲傳范曄則並稱帝后紀而附以皇女
陳氏尊魏氏爲帝紀皇后紀列蜀吳爲傳固是不
倫然而于昭烈後帝稱先主後主甘吳俱稱皇后
至孫權則斥名之諸后則稱夫人而已是亦有微
辨焉余今獨尊三帝並尊諸后附以諸王稱曰本

紀酌史記後漢書之例云

凡傳始于左氏而亦有內外之稱然以其文耳非以
其人也余今于漢家旣首尊孝獻皇帝豈得有君
無臣故王允孔融諸公采漢書也崔琰袁煥諸公
移陳志也董承魏諷諸公升裴注也諸葛亮諸公
仍陳志也而總名曰內傳焉則論其人矣

凡世家亦始于司馬遷雖皆有土王侯而旁及外戚
班固以下皆不立至歐陽修復立十國世家陳志
尊魏抑吳固爲不倫而蕭常續後漢書乃以魏吳

二方並降載記似又太苦余今等爲世家蓋上則擬迹魏斯楊行密而下則雄視二袁二公孫矣凡外傳正史之外則皆有之如漢武帝趙飛燕之類蓋撫其奇逸猶別傳耳非外之也余今于魏吳二方諸臣雖各有否臧而亦皆是君是臣雲龍風虎但惜其不能如孔明士元之本內元直季珪之外而內也則外之而已

凡載記創見于東觀再見于晉書蕭常以二方當之直視以草寇荒夷深惡之矣余謂董卓元兇仲家潛逆黑山羣盜公孫度僻壤何異于犢馬氏羌處以載記是誠允當至如袁紹始倡討卓之舉呂布終著誅卓之功張楊有奉迎大駕之勞陶謙有推戴昭烈之誼似于載記太苦然而諸雄彼善于此則固有之要之皆無義戰上之不能勤王中之不能創霸卒之爲不成君傳之亦不再世世家不可列傳不可非載記而何

凡史傳原無所謂雜也五代史始有雜傳始之以王鎔終之以趙延義百有餘人以其朝敵幕臣倏起

李漢書 凡例
倏什故以雜名之余謂李郭爲董氏羣兇田沈爲
袁氏名將雖其人亦有不同而皆始終一主似與
五代諸人殊然旣不可沒他又無所附則以雜傳
處之附于載記之下不必如王猛張賓謝艾之各
繫于其主也

凡失尊之君不受篡國之謚此史法也然亦有之如
晉恭宋順齊和梁敬之類以其無貶詞也孝獻逢
篡之時昭烈傳聞遇害乃謚曰孝愍皇帝夫以宗
臣繼統而恭謚舊君則史當遵之然而考之謚法

聰明睿智曰獻魏人以此爲謚固緣感其推位之
情亦誠贊其主德之實細閱袁范二紀帝于聰明
睿智真無愧也恨生不辰耳使在孝文之終當居
孝景之上是固當以獻與之不特恭順和敬而已
至于在國逢難曰愍如晉愍之弑于劉聰唐愍之
弑于廢帝是也孝獻被篡未被弑也則愍字爲虛
昭烈君臣哀之耳余今不必遵之而但稱孝獻一
如袁范之說云

凡帝未卽真不稱其謚如司馬遷高帝紀初起時稱

曰高祖乃繼之曰沛公又繼之曰漢王至其卽真復稱高祖班固前後因之而于卽真之中則稱帝稱上而已范曄後漢書則世祖初起時卽稱光武卽真之後間或稱帝余今一從其例卽稱昭烈使急別于操權迨其卽真乃稱曰帝則如班史云

凡嗣立之君果其先帝所立即當稱帝陳志于二帝稱先主後主非其法矣綱目改正昭烈皇帝旣已得之奈何復仍後主也余今于後主則稱後皇帝若夫失尊之後爲安樂易代之謚爲漢思我在所

勿論矣

此名字改正的確如韋曜爲韋昭之類及考吳人曹瞞傳與郭頒世語諸書則曹操當爲夏侯操今若改正似恐駭人且陳壽本文云曹騰養子嵩生操莫能審其生出本末而操又以愛女子夏侯楙豈同姓而可爲婚乎則夏侯氏亦非的也故仍從曹氏卽劉知幾證以二氏合傳而云爲夏侯氏不當據矣

凡正統已亡而僭國尚存則遺收後代孫休末年季

漢已亡則孫皓一世十六年于漢何關其在義例
皆當削去然晉書既所未收余今改正國志且姑
存之蓋準五代史吳越諸世家之例

凡諸宗室史記兩例梁王世家吳王列傳漢晉三史
各有不同惟南北史列傳首后妃而次諸王本春
秋先同姓之義乃今諸王附諸后本紀矣于是內
傳首以宗子季漢宗子劉虞最賢故首列之劉表
高名素望原在黨錮諸賢之中其與益州二牧雖
各據一方適所以爲昭烈之地劉繇劉馥雖葛爾

郡伯不當屬于魏吳今並弁諸內傳之首準李氏
例也乃若魏外傳則亦先諸夫人次曹氏夏侯氏
吳外傳則亦先諸夫人次孫氏從此例也陳志曹
氏夏侯氏合傳誠爲有理而乃于孫氏抽出峻
則又自破其例今並正之

凡內傳諸臣與獻帝周旋而無恙者如荀爽以下是
也死李郭諸兇者如王允以下是也死曹氏者如
孔融以下是也不死曹氏而亦不比曹氏者如田
疇以下是也以高逸終者如龐德公以下是也以

學藝顯者如鄭玄以下是也俱並收之惟有盧植
朱儁皇甫嵩雖在獻帝之初有討黃巾之績然其
人勲庸品格多著桓靈間范史已詳此則不贅

凡傳本以一人爲一篇而間有二人以至諸人錯綜
成傳者史記酷吏則已有之今內傳則有吉金耿
韋外傳則有劉放孫資秦張杜黃等傳用此例也
凡傳以子繫父如种拂种劭以弟繫兄如馬良馬謖
者固多然而有不盡然者則有別鍾毓于鍾繇鍾
會陳泰于陳羣王肅于王朗獨賢之也別諸葛恪

于諸葛瑾獨否之也別杜恕于杜畿均賢之也是
又有別例焉乃若父茂子潛父彪子修兄瑾弟亮
則又當別論矣

凡傳止于季漢三朝以綴吳孫皓一世其有傳首并
祖父于桓靈間者則少及之傳尾續子孫于晉武
世者一切削之然而嵇阮范三公與王沈雖在晉
書顧三公爲魏之忠臣貞士而王沈則魏之逆賊
入晉一年而死則闡收之以示褒斧

凡本紀內傳文章如詔令表箋一切存之惟譙周仇

國卻正釋譏則削不收二方文章魏如王杜高堂
之疏吳如周魴七札陸凱二十事之類並收罔遺
惟曹植二表潘勗九錫文已見文選而文且爲僞
命故並削之

凡陳志本文一無所遺但易其名稱而已惟有共是
一事裴注反爲詳贍而本文不免荒落則少節之
而升補以注更覺可觀止削去潘濬一傳濬在荆
州時無一長自效而降吳之後曲爲盡忠猶華歆
在魏罪不容誅楊戲贊中深鄙之矣不削何爲

凡評從司馬遷來遷又祖左氏君子曰體劉知幾不
然此體蓋傳中叙事美惡並收褒貶自見何容復
贅卽太史公之論或抽述軼事或旁及他事不專
立義也下迨范曄復于論後作贊愈爲蛇足知幾
駁陳壽諸評爲懦緩不切則何足存哉國初宋王
諸公纂修元史欽奉

聖論不必作論矧余小子敢不從周而從杞宋耶不
作可也不改亦可也陳氏諸評旣已不收則裴松
之所引袁子傳子徐衆孫盛習鑿齒諸人議論例

季漢書 凡例
當槩削猶有臆見則俟他日作季漢書緒論或間有所評耳

凡漢三朝君則稱帝稱上稱乘輿稱車駕稱朝廷后則稱皇后用軍則稱出師稱伐稱討軍勝則稱振旅敗則稱敗績晏駕則稱崩失尊則稱薨惟羣臣則與二方一槩稱卒耳至若書魏之來攻也則稱西犯書二方之相攻也則彼此俱稱敵二方之臣寇邊塞者不得稱官但稱魏將吳將而已二方相攻魏稱吳將吳稱魏將亦用此例三帝自稱曰朕昭烈未帝時稱孤不必別於操權矣

凡二方僭竊書其大綱至若名號官儀詔勅建置諸條細目皆彼國君臣張皇之文不必盡革亦所謂著其實也

凡書忠臣討賊義正辭嚴如耿韋諸公袁范等書稍有微義而獨一魏諷在在以謀反蒙譏寃矣寃矣今特表之而王陵母丘儉諸葛誕爲魏討晉其義亦同久稱三叛並從此例而昭雪焉

凡人臣殊禮如周公蕭何霍光皆出人主本意至于

王莽則矯竊之矣曹操爲兗州牧時遙表天子猶爲可恕至其在許則挾天子無所不爲自爲丞相爲公爲王冕十有二旒陳志皆稱天子命公果誰欺乎今一切改之曰曹操自爲丞相以至自號其妻爲皇后自以其子爲丞相副其子曹丕受禪則曰篡位奉帝爲山陽公則曰廢帝庶幾暴其罪焉至書孫權則惟曰僭而已與操丕又自不同

凡君臣各有分屬皆不相凌操丕于漢固爲僭篡至于曹芳之後爲司馬氏所魚肉雖是天道昭然受報不爽然而司馬氏之于魏又漢之操丕也故其于師書廢于昭書弑而于母丘諸公則書討一從漢例焉

凡書寇賊則曰作亂曰反叛其率衆倡義則曰主盟曰起兵今書孫堅則曰起兵討董卓書孫策則曰移書絕袁術袁紹得書主盟呂布得不書叛而書曹操之于袁紹呂布劉表孫權皆不得同于漢丞相亮之出師伐魏焉至于操征烏丸權討山越不在此例

凡二朝本紀中所書二方大事如廢弒則魏曹髦吳孫亮皆嗣立少主也如封拜則魏司馬懿等吳顧雍等皆軍國大臣也如攻擊則魏合肥之戰吳東興之戰皆勝負大役也如殺戮則魏曹爽吳諸葛恪皆夷族兇殘也卽不來告例得書之以尊朝廷之制其諸小事各見世家不得盡贅

凡本紀災祥關天文者一切書之其于二方槩不得書天文之外有關改年如魏青龍吳赤烏則書之分合郡邑本紀世家俱得各書

凡紀年本紀則稱改元如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下書魏黃初二年明年入吳黃武元年後皆倣此然二方但書改年不許以元也本紀每年俱提頭中貫以時月日無事亦不必書每年先書本朝一切事其二方大事並有所見者則云是歲云云先魏次吳其獨見者或魏或吳矣世家紀年不提頭且月而不時不日以別于本紀也其本無月而有時者則仍其舊焉

凡本人大事自當詳屬本傳雖或互見然各有所重

如黃蓋建火攻之策是其生平大事吳國元勳當
于本傳詳之而互見魯肅周瑜諸傳可也陳志乃
詳于瑜傳本文裴松之引注亦傳其下而蓋傳則
曰建火攻之策一句而已甚爲非體余今于瑜傳
則用此句而移蓋策百數十言屬之于蓋餘亦倣
此
凡注中事體恢宏言詞正大可與本文合者則升而
接之其有委瑣細碎又不可棄者則仍存作小注
焉

凡注升本文則易其名稱如魏武則稱曹操先主則
稱昭烈丕權後主亦然若仍存小注則照其本文
操或作曹公昭烈或作備之類小注共一百餘家
而存作者姓名僅三之二初見則帶姓名如常璩
華陽國志之類再見則去姓名其有本無者則初
見亦竟書某書如獻帝記諸書而已

凡本文無傳或僅見諸傳中裴氏補注其下甚多除
漢靈帝以前晉武帝以後一人具有始末如漢臧
洪王烈諸人魏吳質王弼諸人吳趙咨張悌諸人

季漢書 凡例 十二
不下數十人今盡升本文作傳各從其類焉亦補遺闡幽意也

凡注中之人始末不具而前後散見傳中如漢吉本魏王經諸公討賊死國大節於昭安可泯泯而已太鑿令微官而有如許心膽袁范二史互存一詞陳壽舛于書矣至于高貴鄉公乃漫書卒深爲晉諱卽于主髦亦爾又何有于臣經使非裴注袁贊則彥緯罔死矣今乃薈撮始末成爲一傳合于玄伯是特例也

凡注有一事而諸注並載裴氏並收者甚多卽如高貴鄉公被弑一事玄伯昌言司馬昭之前遂有數種皆灼可觀不妨重出其有數種而良苦不齊則有所去取矣

凡裴注在魏志中者幾與本文相埒吳志則三分之一蜀志則五分之一論者謂陳氏固爲太畧而裴氏又不免大蕪亦似有理卽如郭冲五事裴氏于蜀志旣已引之而旋復駁之是何說也他如此類甚多逢其引之而駁者則兩削之至若曹丕篡漢

李漢書 凡例 十三
時詔策表章見于禪代衆事十數往返幾數千百
言裴氏豈不知其僞而乃盡收之乎余盡削之不
爲過矣

凡裴氏所引諸注大約作者半在陳氏之先半在陳
氏之後在其後者陳氏不及收在其先者陳氏或
偶未見或見之而棄去不盡無見乃裴氏謂多多
益善故不擇良苦而一網無遺欲以逞博耳中有
一事並見於蜀記魏氏春秋最爲可恨至考作者
之人一爲王隱一爲孫盛二子皆東晉人去季漢

將百年豈前人未載而留以待二子乎裴氏于諸
注亦深惡二子之妄而又引之何其自相背也今
亟削之

凡裴氏諸注可謂博采矣然裴氏實與宋劉義慶同
時而世說新語則裴氏所未引者若干劉孝標注
則又出其後矣勿論可也至考劉義慶卒于元嘉
二十一年裴氏卒于元嘉二十八年則世說新語
與三國志注相後先而裴氏不引不可曉也容止
部魏武以崔琰代臨夷使劉知幾業已駁之王氏

世說新語補夙惠部又有孫策年方十四在袁術
坐不欲見劉豫州一事誠爲沁脾可喜余諦考之
昭烈涿人首事踪跡多在徐沛間其後淮南與術
相攻亦未相見建安六年方至荊州于時術策先
後歿昭烈何緣見之此事時地皆繆余今于此不
得輕引待他日作季漢書逸事卽僞不妨引之耳
凡裴注之引而復駁者與夫重出而苦者固皆削之
然其中無大關係而却有可駭可愕如陸氏異林
于寶搜神記列異傳管輅別傳諸書雖不免怪誕

奇袤而好古好奇之士則多喜之一切不削
凡裴注多有升而爲本文者然本文中陳壽口語
不類余今改作之文却不可改又不可棄則降爲
注如陳壽上諸葛亮集載陸凱上孫皓二十事之
類然亦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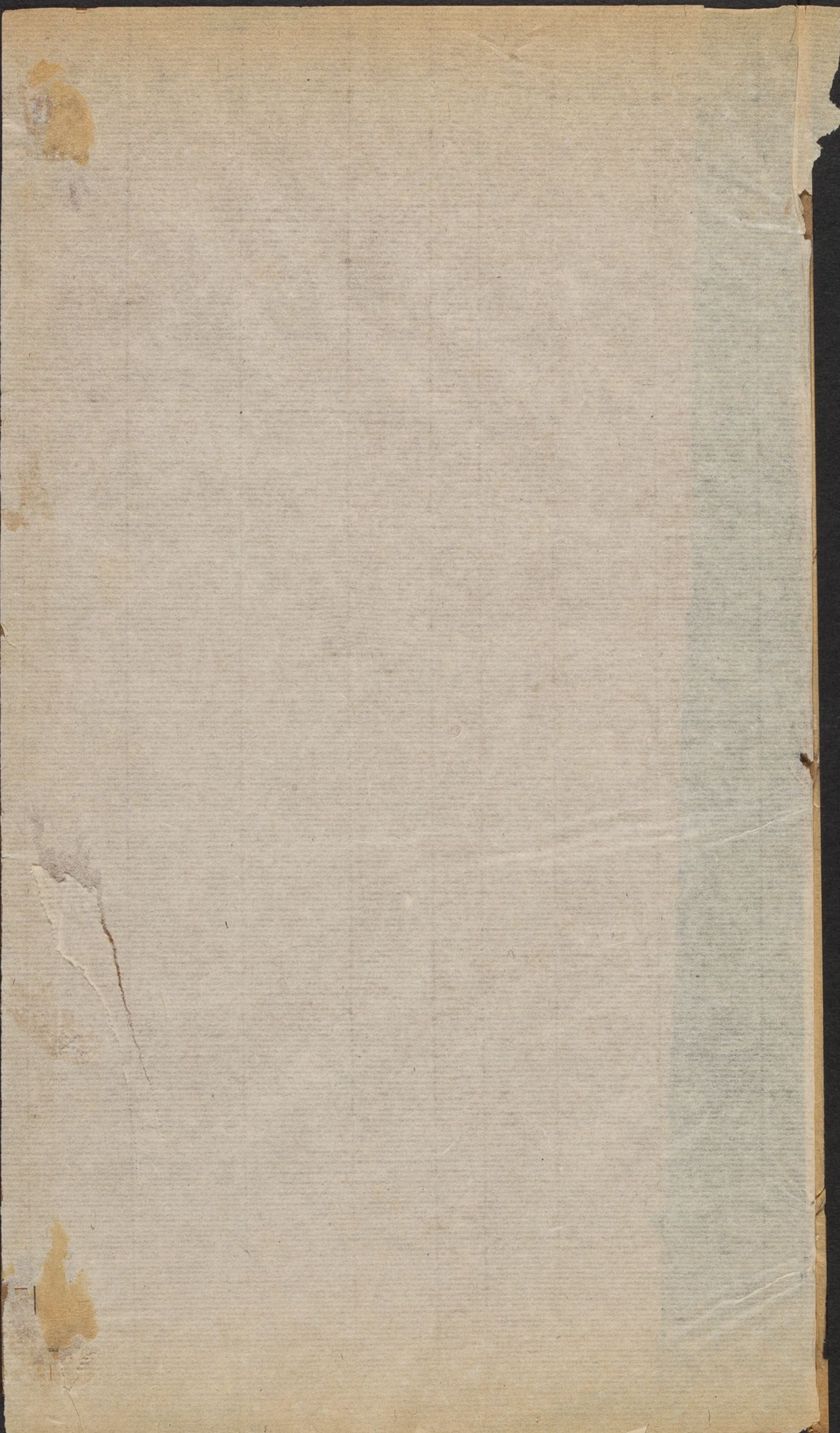
凡志中疑悞如荀彧則漢紀作郁皇甫酈則漢紀作
麗今俱從彧從酈蓋更據後漢書一重案也張飛
本字益德而俗作翼德但從益字袁曜卿之名則
斷從煥王經之字則斷從彥緯惟吳中有兩孫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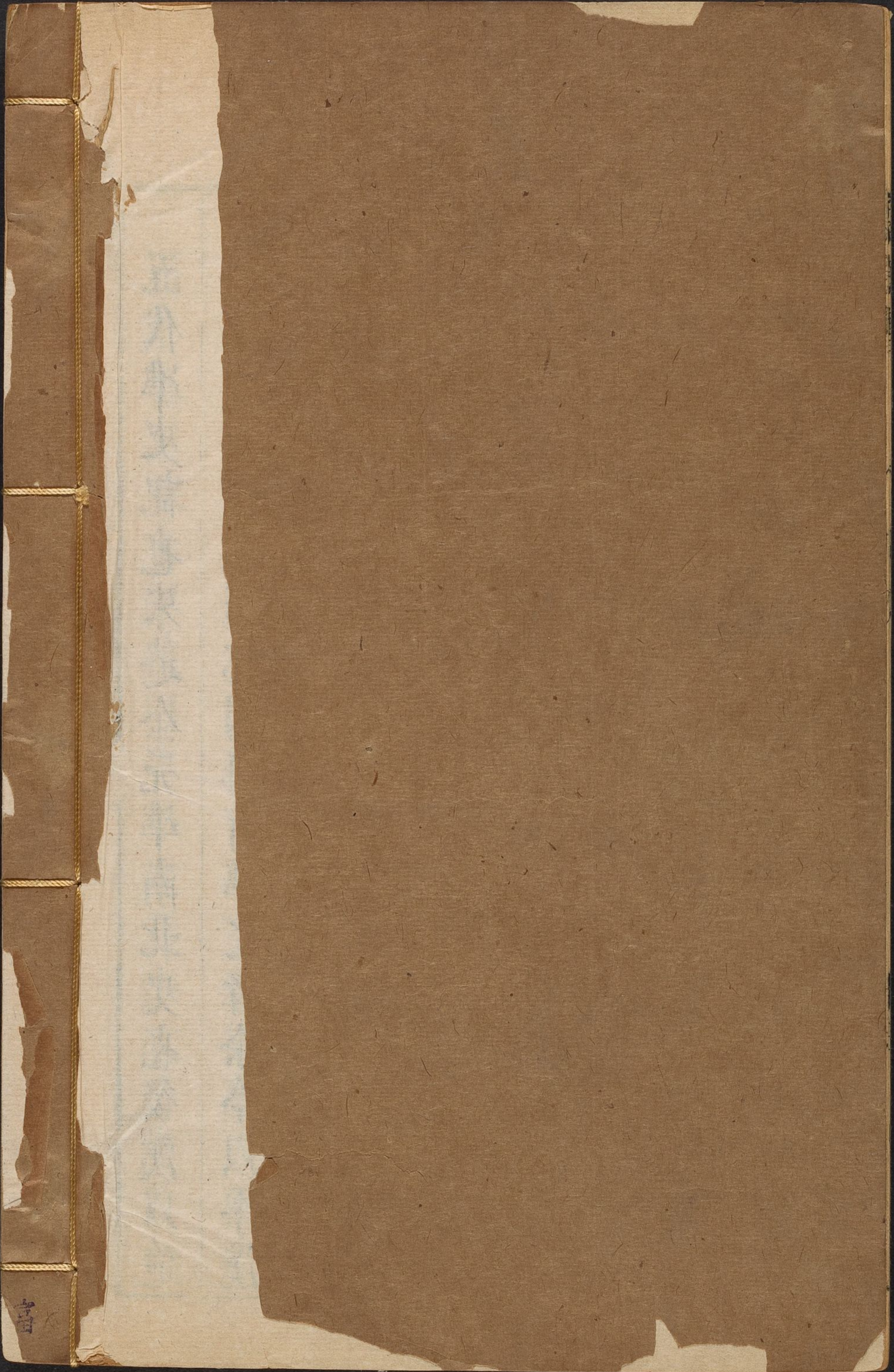
季漢書 凡例 十五
則以尊卑之行而切近相犯此真可疑却不可斷
則姑存之其餘疑誤亦多非有確據不敢輕改存
以俟考

凡志始于史記八書班固增改十志而表則同矣至
漢兵爭不遑歷年並促陳壽宜其無志而奈何以
志名其全書余今不必補作但作兵戎始末表人
物生死表以俟考焉

凡諸史司馬遷首創史記而中有書班固繼改曰書
而中有志陳壽繆改曰志李延壽繼改曰史其後

五代準史記也宋遼金元準南北史也後漢以迨
兩唐準漢書也而志則無有準之者余今以季漢
而紹兩漢固宜名之曰書準班范也本紀三卷內
傳十七卷世家六卷外傳三十卷載記三卷雜傳
一卷總第爲六十卷之數又準史記例也或以余
參用陳氏舊文不得云撰夫以蕭氏文選昭明未
措一辭而亦名撰矧余此書其事則三國其文則
平陽而其義則竊取于范習二家乎觀者亮不以
爲僭矣





477